玉髓真經

玉髓真經

秀星種類傳變之圖

裂帛

飛帛　飛詔 附詔仙

波紋

衮浪　水波

並秀

金鵞浴水　鴛鴦浴水

金蛇

金蛇過水　脫蛻

佩玦

玉玦　玉珂

玉簾

附濕玉簾即瀑布

[illegible]道[illegible]經卷第十七圖目終

玉髓眞經

秀星論髓第十七

水爲北方玄宜精星爲貴妃輔日行太陽亢極必有濟水在前後同金星所以陰陽相濟處交搆元精爲最清在地流行明可燭風行水上文彩生天地化作生人物眉目疏秀爲俊英亦主文章取高第洋溢宇宙多聲名第一秀星名飛帛

形如飛帛也

展轉翻飛書字格此星最秀出文人翰苑詞科名字赫赫第二秀星名飛詔一札十行飛下召主出詞臣上玉堂希世名儒是年少第三秀星水波形低坪紋生浪縱横亦主文章爲世瑞皆爲富貴出科名

低坪有石坡坡上有紋浪彩色可觀

第四秀星名滚浪滚起浪堆生活様
言石紋湧起如浪堆
清名輕重與波同會出名儒輔聖上第五秀星鵝浴水鵝在水
中身浪起
木星土星所變鵝是土星四坪低環如水浮鵝也
須看體制是何星或富或貴雙全美
或是主富或是主貴或是主富貴雙全看其或他星辰應副
如何可定輕重也
第六秀星浴鴛鴦雙雙兩兩浴洋汪
鴛鴦似鵝而小且是兩兩同或相並或先後也汪洋蓋以低坪
如水取之也
雙生秀女入宮貴或主嫁得狀元郎第七秀星名蛻蛇退則[illegible]

蛻山後遮

蛇在前蛻在後如蛇之初出蛻

蛻經退卸秀異出神華高科輔星象金蛇過水星第八蛇在水中屈曲發

蛇在中間水為低坪

金火並秀出水行出得秀人極超拔

蛇本金星火星傳變所生故云金火並秀

第九秀星多玉玦玉環半邊圓又缺

即金鸞鳴珂之異名乃水之秀巧處也

環珮玎璫上玉堂雍容整履依日月第十秀星名玉簾平鋪石面横紋織

横紋如玉簾様

聖后垂簾作元輔功名富貴兩兼𥙷至於水星變化處千千百
百難具舉秀星出在衆名中水星不可一例取
不可指水星一例作秀星言也
要識五星五別名文武財禄各異稱又有玄精名秀氣
玄精水也
揭出諸註非同情若還識得此五項群書盡廢不必精文星等
名人盡曉不曉文星屬何星試問山人一二項定須啞口無所
稱豈知此是要妙處最在此等斷功名富貴貧賤有定說不差
分毫當自明若還不曉此秘訣徒作山人雙目盲
發揮曰水以氣言之則爲北方之玄冥以星言之則爲近旧
之貴妃以流行於地者言之則風行而紋生則爲花木人物
之象此水之所以爲秀亞於文星者此也只以行地之水言

之則水亦微可鑑凡融會之內山林人物雖去水甚遠不相
照應然四方視之皆在其內其精麄大小纖悉不遺此孕育
為人貌必清白性必聰明之應也水變動不居可方可員可
止可行推而行之則可以行舟可以潤澤灌溉出人稟受必
疏通快爽仁愛交際之應也風行則為松為蘿為鱗為縠風
凝則為花為竹為木為石或為人物之狀此出人發越文章
華藻英秀明譽之應也至於魚鱉生焉蛟龍育焉寶藏蘊焉
此又為人度量汪洋智慧無窮之應也但人物多巧小不甚
軒昂是則秀星之所驗焉耳鵝本土星劉誥固是然金鵝不
可以一槩論又當觀鵝形肥瘦如何若形瘦而有紋則鵞亦
水星之所傳也又何拘焉鵞鶩不必真如此形但彎曲隱隱
或出於低坪或出於真水皆可謂之鵞鶩金蛇過水蛇多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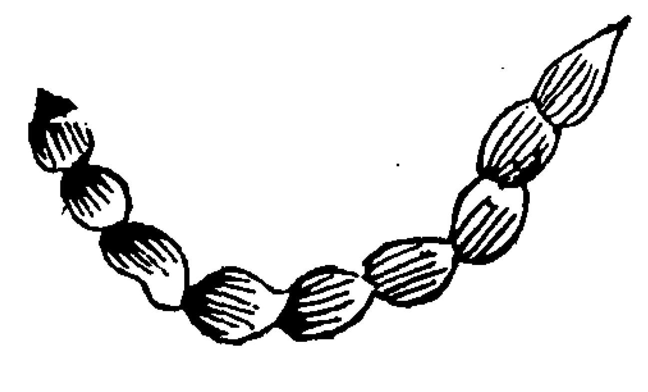
融液之金流注為蛇湖南本正經云水火並秀出水行劉註又從而實之曰蛇本木星火星傳變余常疑木火二字本好蓋水受爍及木萌發固有如蛇形者然却不與火並秀火則出為屈曲光焰而蛇則尾尖頭大義殊不相通及見舊部家藏本則木字乃金字之誤易以金字意義相去甚遠蓋金為火所鎔液而為蛇得水而秀淬則金堅成器只此便有造化以金土星言則可謂並秀義理自通矣大抵看古人書不可只據見存為之强釋有不通處終礙義理宜詳加攷究來論是告諭世俗之人木不可全喚作文金不可全喚作武七不可全喚作財火不可全喚作祿水不可全喚作秀凡就五星中揭出則名為文為武為財為祿為秀者宜須的然可以當此名而後以此名加之非泛指也此可見五星別名之本意

鵝與蛇不可執一鵝固未必是土星亦有金星者蛇固多是金星亦有金是水星者但觀種類傳變圖則鵝亦金之所生者故金水相傳而發秀蛇如水溜紋則蛇形也此却是非水星必是金星因及此以見木亦有蛇耳白雲先生云金水相生發秀發名附大陽而行者金水二星也金水本自相得故遇此二星交搆未有不出人清秀者

飛帛秀星



大者爲帛
小者爲索
索者凶也



形如裂帛飄動飛揚高科文振金鑾玉堂

發揮曰飛帛以形言之則如裂帛以勢言之則如飛帛今之飛帛書是也所以爲文秀而貴顯天子賜書

多以飛帛體非眷遇隆者無之然觀此眷遇者必文臣也或多詞翰之臣故曰高科文振金鑾玉堂若別有大星辰亦不止於翰苑詞館此只取飛帛之應者如此也若形象長小者非乃繩索殺主官司口舌縲紲繫囚而已如此則不謂之秀星

飛詔秀星





附見詔仙

一札十行九天飛下希世名儒玉堂金馬

發揮曰飛帛飛詔皆以詞翰之官言者只以木星取應耳若飯星又當詳審定驗詔仙何以不與秀星而此附是皆差詔仙頭屬不屬火體非水星故不在秀類所以附見者要知不與秀星之數切意詔仙不是門類通同但星辰不同故不係秀星特附於此以見取應之不殊耳

衮浪水波秀星

石土起泡如代豬石

似上有高下之紋[illegible]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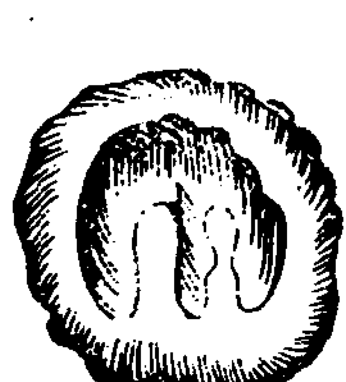
波浪分張土弱石强皆能顯達科第文章

發揮曰水波是平阬埤畬生高下之文其地多土衮

浪是石陂石坪出處起泡之浪全身皆石故曰土弱石強其取應以文章科第者本一但石重於土耳此又輕重之別也玉峯寶傳云土脆出人不禁事而夭石堅出人剛介而奇特然不如只論土山石穴石山土穴者之得其要土山無曜石曜出秀土尖無秀然不如土山石曜之爲全美若石山石曜多頑礦兇惡此玉峯泛言土石山之別今所指土石謂土弱石強則以一邊之石生秀氣全石無惡也所主不同不可執一然石色以黃白紫爲上青次之黑頑石則不甚吉凡葬地論石色皆然五色者尤佳至如飛帛須是黃白紫石方好黑石則類鐵索要不可拘以大小但當觀石色也

金鵞爲浴水秀星







金七之化金貴土富木發其秀重厚而壽

發揮曰鵞之形本出於土然以水星中見鵞形則或是金星金則主貴土則主富詳認是何星化氣以定之出人皆主禀性重厚福而壽也觀所圖之形作山頂是金兩翅皆水也若辨山形亦不過觀山正峯耳難以盡舉恐不可强合

鴛鴦浴水秀星



雙雙飛揚或坪或水貴應在女而多秀士

發揮曰鴛鴦陰類出故其應女先貴然亦出俊秀之士因女而顯緣謂經斷言多秀士者非謂只出貴女而男亦出秀士而鴛鴦陰類其應在貴女貴女之

貴重於子耳其秀如此豈得不貴耶玉峯云鴛鴦主淫慾若見此形恐有此病不可謂女貴而男不貴

金蛇過水　此為直出之形

金蛇秀尾

後為橫出之形



龕火龍出逢水而秀其貴其秀穴其所謂脫蛻之蛇退貴
情氣神童狀元貴顯聲名

發揮曰過水之蛇不若脫蛻蓋退卸出秀尤為特異然過水之蛇固未易得也蛇過水亦是經退卸之秀氣經文但言出得秀人極超拔者蓋其文是脫蛻在前已言神童高科此特承上文而輕過非脫蛻重而過水蛇輕也如水火二字雖是訛舛然既蛻蛇斷是木中出蛇若山有花脚皺浪則水星纍纍者出形直平則木也木則文在其中得水益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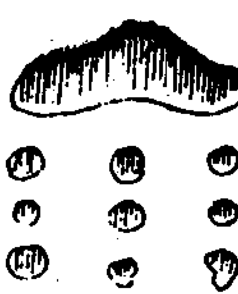
玉玦秀星



似璜而瘦似瓣而肥金馬玉堂文聲四馳

發揮曰玦者佩玉中之一也似璜而瘦謂其形類璜而比之又瘦不可指以爲月此特辨玉玦之形耳凡此秀星主致身於金馬玉堂

玉珂秀星



英琦珮服亮肖其眞前後見此此貴極人臣

余行天下惟西河見此穴他雖見此形體不眞髣髴一二而已天地融結有此奇特西河此龍出爲非常之地尚未發露不可言也

發揮曰主山是金星水脚然後變玉珂則皆水星也

遷地遇此則貴極人臣若更有樓殿冕旒之山應之則為帝王之藏于微西河所見其勢兼星必皆大貴星辰故雖未發露而不可言嗟乎天地之間有此星辰而俗眼往往以亂世雄阜忽之耳非于微眼亦誰能識是宜翳曆千古而未發也

玉簾秀星

自右生秀妃后之祥或出名臣依日月光聖后垂簾服勝雄[illegible]

附瀑王簾 即瀑布



有形無聲貴顯之徵聲如轟如雷瀑瀉處不宜悲哭應之喪禍莫當

發揮曰王簾惟白石出紋者爲金吉主出女子特秀再爲妃后亦出名臣嘗存王簾之時顯名也瀑布王簾非不秀但有凶有吉故不以秀星名之恐誤後人經意蓋謂瀑泉如王簾而不聞水聲則主大吉而貴若近而有聲或大如轟雷或瀑瀉飛鳴主喪禍連綿

悲哭不寧乃孝簾非玉簾也然猶獨附見者其中亦有是不全以凶宗此去取在人也

或問王珂之秀經中何以不載應之曰此即王玦所傳然此等星辰世所希有經文不載不敢以起世俗之妄求經圖載之以所見而示人耳言此星能出非常之地不可輕易則其意矣

或問瀑布何以不載應之曰瀑布吉則爲秀星凶則乃爲凶徵尤不可惧人然中間亦有吉處恐人適遇吉地見有瀑布而不問有聲無聲一例棄之則爲可惜故右視之以圖使自決擇也

王髓眞經卷第十七終

玉髓眞經

龍髓捷法卷第十八

圖說

古京畿

冀都堯　咸陽秦

洛邑周

支龍小穴

利州胡討院祖　房州劉倅祖

湯泉龍

驪山溫泉龍脉圖

孕育蛟龍

利州銅源峽龍脉　均州釋山龍脉

假龍

九龍潭䨇山應星　保州天柱山應星

賤龍

潁州將軍山貴賤龍脉　狄梁公祖

醜穴好穴

均州王侍制祖圖　宿州檉丁未葬圖 飛鳶奔木形

歸州卓木山未葬圖　伏龍戲珠形

土色歸龍

青州白土山龍脉 巨蟒形　秦雍錦堆山赤土龍脉

迎送倉庫

越州迎送龍　徐州倉庫迎送

色龍

隴西羊公　　　　　　　　　　　　　祖述祖一

直龍

東蒙直龍圖

洛東直龍圖

嵯峩龍

陝西嵯峩龍勢

沮洳龍

鄧州沮洳龍脉

穴髓摘玄卷第十九

圖説

龍漏穴　張相公祖　　　　天墟穴　隨州黄家祖

天剩穴　施氏祖

龍秘穴

姚用府祖　　掛壁釵　　深蕭氏祖

貴人乘輦入天門

龍縮穴

張相公祖　　折股釵

天道穴

崔相公祖

龍奔穴

張神童祖　　施學士祖

天几穴

盧相公祖　　楊神童祖　　方太監祖

韋相公祖

天沉穴

李司徒祖

天潛穴

元節使祖

天寓穴

廣平宋氏祖

天風穴

朱氏祖

天鼻穴

襄汝未遷圖

龍門穴

李司徒祖

天谿穴

袁治中祖

天偏穴

劉侍郎祖　石相公祖

天平穴十大平洋貫地圖

没泥龍形第一格　王太保祖

走馬玉尺龍第二格　李相公祖

出水蓮花形第三格　楊相公祖

五龍飲水形第四格　楊素祖

飛龍啣珠形第五格　劉中書祖

走馬橫飛玉尺龍第六格　王孫祖

眞武伏蛇形第七格　欖道濟祖

伏龍形五雷案第八格　張相公祖

行地龍形第九格　李相公祖

顱祖龍形第十格

子徽總論

趙相公普祖

王髓眞經卷第十八目録終

玉髓眞經卷第十八

龍髓捷法

五星行龍名不一意義浩汗難具悉傳與弟子已歷年弟子復來問精術余更揭取捷法傳捷法只從心中出且如龍行看送迎手脚交接如解動不如大龍百十里臨到作穴如蛇硬單單彎環數十里無手無脚如流水若論纏護隔溪港一望遮來數十里若拘纏託與繞掉不知此龍何者是

言何者是繞掉迎送

捷法要在識眞龍龍脉果眞不拘此百里龍圖百里局局局回既寛非小地小地結果論迎送大地迎送隔江水此龍行到水窮頭或作州縣回迤邐必有高山作外纏不在身傍數十里

護山必高常在數十里外觀之

又如眞龍穿心出若不穿心定失實却有支龍但數節不作穿心人易識譬如丞參籌尉倚豈似正衙門戶豪三節四節交節分分得英華為子姪

支龍如人家之有子姪且三節四節來雖無腳手亦可作穴正龍穿心在分受閃斷過節必皆有相將作穴數十里多是平陽之玄走陰地出穴亦多穿京鎮雖將一樣取

此又分大小龍之異言亦不可泥穿心也

捷法且看穴端的山前相應下手實

山前與穴相應下手有山靠實不空者即可作地如前無有情之山下節無纏護之實則不可作穴耳

穴若眞特龍亦眞必善之正龍為衆質如生手腳亦須好

穴眞龍亦眞如人 身既好所生手腳亦[illegible]

但邦難將正龍匹力輕官小財亦薄力從眞龍正穴出

正龍分出支龍故其力量旣輕難於責備

又如尋龍數百里貧乏術人力難備尋得龍來或一空或作湯泉或葬地

或是好龍只融結發泄旺氣而爲湯泉或是已葬之地徒費心力也

或是龍眞穴不眞有穴無形難作地或作形穴或不賤不作貴星終不美若還行遍天下路十有九空難准擬捷法先看穴好惡然後尋龍看厭否穴好龍好節節好尋向後去不須止定要尋着但龍根更看星辰何處起五星各占好地位穴必端嚴不傾𢌬如此尋龍容易見此法只堪尋小地大地龍長根本深未必一朝能遍覩又如得穴去尋龍好惡如何認得蹤或是穿心

因是好若不穿心是棄龍

言若拘穿心則不穿心者皆棄龍也

蘆葉不穿偏節出王梭横上是横峰牡冊枝偏參差股殿陞掀旛皆不中

言皆穿不中心出也

如此皆是好龍脉豈可執泥限一同捷法當辯土石色吉龍土色多黃紅或生白石及青紫黑石乾枯非吉龍黑土磽确草木小此是下等土不融五色土石為第一白土脆涸亦不中紅潤黃滋無異色亦是上等秀氣鍾充須看定此血脉却就五星名字窮

先以捷法看土石之色然後以前五星龍法秘名致之則吉凶自明殊不費心力而易見

又如龍行論曲直亦有眞龍如之 初剌初無委曲回護勢如此如
何辯眞的捷法郤須看迎送侌 庫隨身節節重更有纏護迫近
龍一護一纏皆可用若還龍行 必擺布遠此是上等龍來送
　龍起星辰發福處望見其 近而行步摺疊擺布甚遠適龍而
　行終日不盡此是上等之 龍然不可拘泥也
又如山是嵳峩龍入穴皆是最高峰若論眞龍嘗低小一退一
郤無大蹤郤遇嵳峩何可決恐是穴龕龍不中
　言恐是龍不中用者也
捷法既看木衰旺木旺自是有氣龍草木蕀蕀枯瘁色嵳峩之
勢定有凶草木清秀土石秀任是高山與峻峰又有地高而沮
洳沮洳便不是吉龍草木焦枯地乾濕萬不失一在心聽作此
短歌傳與子此是捷法看眞龍

發揮曰古今術家尋龍之說甚多然各持其術而又隱秘其語使人無師傳口授則不可自曉又有師傳則視財賄之多寡而不盡其術或訛傳舛說自已亦不得其正故後學爲其所誤而又以誤人罪莫大焉今觀子微此章直爲捷法雖無師傳斷可識矣迎送交互手脚撓掉此看龍之常法也然大龍漸近融結處多是單行無手脚撓掉可見其委迤折摺平行低度狀如流水或忽然斷絕無蹤可尋或小如引線不認攸往其低平之處或爲平田隴畔橫濶多是至十數里或爲溝池田疇或爲人烟園塹或爲小關墟市或逈無人居彌望無際或渺茫沙阜不堪履步或隱隱隆隆忽似黿鼉或堆堆壘壘忽如古墓前去則逢瀰漫巨浸江湖交會然無山可依無形可辯此大龍之太盡處也只眼見此知爲大地或可爲

京畿或可為藩鎮從頭檢點來龍分明纏護無闕手脚擺布之玄屈摺無不具備至於迎接送過色色有之特人不識造化之廣狹耳大龍行度有山澗而腰脅挽掉手脚就身顯然可見處乃能未展布變化故如大貴人出入庫藏儲貯倉廩委積色色有之隨取隨定軍營屯聚關欄守禦件件具備森嚴莫犯但貴人相去稍遠則叢行聚止敷衍未伸然關峽緊要過節處已在三五里外未易檢點及至融結近處必在百十里外或二三里外委迤擺布之玄濵遶內夾二水攔截地脉無橫出斜行走漏枝葉然後於水外始有迎送山勢如大貴人將至不是自己帶來護衛乃是千百里外係指麾部屬之人翕然聚集刻日限時罔敢不至故迎送交互皆各有龍脉山山奔來與水相會不假自家人從也至於託護後纏亦

有必在數十里外其山必是名山巨鎮綿亘千百里者乃能應纏護之任非小小山崗可以總藉故陽朝之水常出於數千里外而派源匯合亦常本於數百里原其融結局面小者數十里中百十里衍相其地似覺卑下及登其所則峰巒獻奇於數百里之遠指揮拱揖皆在目中不見其爲卑下也如此規模豈庸常俗目所能識認若倉卒指示必驚愕駭訝否則掩口胡蘆幾何而不見嘲誚耶穿心龍前此論之詳矣今謂小小形穴或得一二節或分五六節不拘穿心不限脚手出節便做形穴仍以有朝對關纏若此者亦可安葬貴可一二世富可數十年蓋其力量皆能有驗但不廣大久長耳此蓋出於大龍分濵秀氣可以刼交取應而不可憑恃以爲子孫綿延計亦支節之龍穴也尋龍捷法先從穴起此是省力工

夫然非正訣但偶然覓地可作形穴則因穴尋脉因脉尋龍爲捷法若他鄉別里不見形穴則每到一處必登此鄉之最高峰眺望即見分支擘脉何支爲勝何脉爲活其起伏擺布之玄委蛇所去長短所就大小皆可一覽無遺至於大龍行數千里者固未易窮覓然善相龍者已知其所就何如不待即其所而後見但爲已葬之地則非人之所能預知他如神廟壇社寺院宮觀等處龍分受處已可知其大槩更行數節不待枉費脚力自然形狀莫逃惟有湯泉稍稍難見如蛟龍孕育去處亦易知也于微先穴後龍特爲淺學者設耳下文言五星各占好地位穴必端嚴不傾圯此郡是尋龍正法又云如此尋龍差易見此法只堪尋小地地大龍長根本深未必一朝能遍識此又見子微先穴後龍正爲小地設穿心偏

出識者知之庸俗難見故教以先辯土色則土色入等龍雖偏出未可輕棄恐是蘆花牡丹杞梓楸簾御試等龍也以五星名字推之萬不失一耳龍望之若近尋之却遠此是龍勢之玄屈摺委蛇擺布所以若近而實遠此最爲上等之龍也龍雖遠而行易至此是龍徑直行非活龍也雖有穿心亦是旺氣假僞做出玩俗不足取用蓋造化兒戲過於人爲不可不察直龍看迎送此言直龍是龍氣雖直而星辰皆好却看有無迎送如星辰雖好全無迎送則此處星辰乃是應照别處龍過非行龍之星辰也若有迎送則龍直處是急氣曲節處是緩氣不可以直棄之然不過行度中間畧有數節直耳非全直也一向皆直則雖有迎送恐是關峽去處亦無用甚義看草木此言龍氣高峻有星辰有纏護却看土色枯潤草

未衰旺如星辰纏護雖好然草木疎而土石枯則崔我之山只是別龍奴隸無所取材如草木皆滋潤亦須看有閃斷起伏蜂腰鶴膝巧妙處不然恐是召于育蛟龍之地或是蛟龍已去徒有崩湍拔峪如半成坡缺之穴此實乃是蛟龍已發泄旺氣不可遷葬葬多之主敗也沮洳不問高低皆不堪取用所謂濕如牛鼻毛丁此死絶家業冷退之意不安祭祀不繼識者望而去之不必徒費心力

予微推法之作正爲後學者設前卷所論龍名穴法可謂明白而門人中猶有不悟再三來奠又欲求卷首髓之外別求要妙之論愈出而愈不窮更從近於前說予微知其未悟不容更爲其剝又從門徑開路使知從入漸升堂奧庶不迷謬此予微用心仁厚不苟於誇誕以誑世不爲拙

工攻發絕累者此也按劉氏祖談載郝伯魚傳受秘錄云問尋龍要訣於國師張先生先生曰先覩穴之臧否而後因穴以尋龍則易見美惡然則此章所告捷法乃為郝生而設也

龍髓提法圖說

古者京畿爲歷代帝王所都得名于萬世者莫如冀州其次莫如秦雍其次莫如洛邑今洛陽非周洛邑也試舉其凡冀州之地右則西河左則東河前則南河逾河而爲壺口近河而爲雷首入河而爲衡漳始以古都言之則三面距河一面背山其龍發於崑崙而大盡於此所背恒山相去甚遠委蛇而下其平如紙方廣千里其河非足攬持之可見然夾水之外四面皆有名山巨鎮迎送護衛但堂局廣闊非凡俗所能撿點耳若兩腋無水夾截即是水不交會入龍如何得住但冀都自堯舜以後帝王不復都者其說有五其一是王化自北而南其二是迫近夷狄其三是不居天下之中而朝貢者遠其四是河水爲患蓋昔自禹治水首於冀州非獨爲帝都而設蓋當時洪水橫

流奔織當自此始而後為經理之方此其勢不容緩河源於崑崙又入地伏流不見其派者凡數百里禹之所導始於積石初不曾窮河源也河至積石其勢甚猛旋衝溢外則涇渭漆沮之會于渭汭又有伊洛瀍澗汾黎之會于底柱所泄惟泗汶二流內則淡濟內河瀍沱但涂從而溢之至于九河逆河水勢雖遠而愈盛故有河患非人力之所能制者蓋與河至此凡幾千里而溢之以支又流別派又不知其幾矣是不復可都其五是山水變遷不同禹貢所以夾右碣石此石乃為冀都下流之應秦皇漢武皆常登山頂有石大而圓蔽如扶疎之樹立於巨海之中雖海潮湧起不能掩沒世呼為天柱又曰天橋柱其下莫測其底至漢元光以後此石淪入于海此峯其大者至於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者不暇計也碣石既淪則冀之應已失矣風水變遷故

不可都耶此堂局豈亦可以常法論歟

發揮曰以地勢論長安如首洛邑如腹冀都如左臂拳建康如右臂拳此大勢體況如此至於各論其勢則輕重力量俱不相侔冀都最在北其時未有長城俱無藩障夷狄日熾此最不可都今則論爲王化不沾之地矣

唐虞冀都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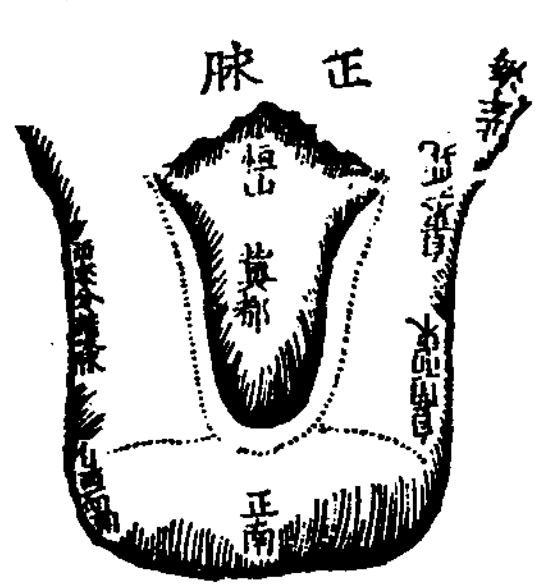
西河
九河
太行
冀都

右冀州龍脊嶼黃河不得自趨入海橫之中國環遶冀州西南東盃河以龍堰而曲流龍以河遶而截住來身則左有小東河右有西恒水南有小南河關截於內而大河經之龍將焉往其他旋繞乎此得無名之水界畫分明者不可以數計似服目難於檢點術墨難於描畫今姑舉其堂局形勢可想而知也

發揮曰冀州分崑崙之左脉綿亘萬里之玄屈曲出夷入貊始回中國而盡於冀州古之帝王其興也以德而不以力其守也以道而不以地堯舜聖人承襲授受揖讓相遜亦未必慮及風水然聖人之興自合造化聖人所作動爲法則風水固不拘而審協於龜卜即天造地設之自然者也故易曰王公設險以固

其國此理因先天地而有即風水之攸始矣或曰正緣前聖略於風水建都要未是大地去處君都于內河之外大河之內如何予曰如此却不合法度龔都如舌西南東三面之地如齒唇者若舍舌而以齒門爲可安排之地其說謬矣中心一舌橫廣六百餘里自恒山至小河八百餘里而西恒水小東河小南河之外其地自西而南自南而東自東而北而止於海此一大勾股曲池中舌正護龍也此護蓋自本身分出者耳常人眩於目前則內外之地在大河之內者方一千餘里宜其茫不可見也獨惜吾生也後不得即其地而觀之以實予微之說今徒按圖論形猶可見其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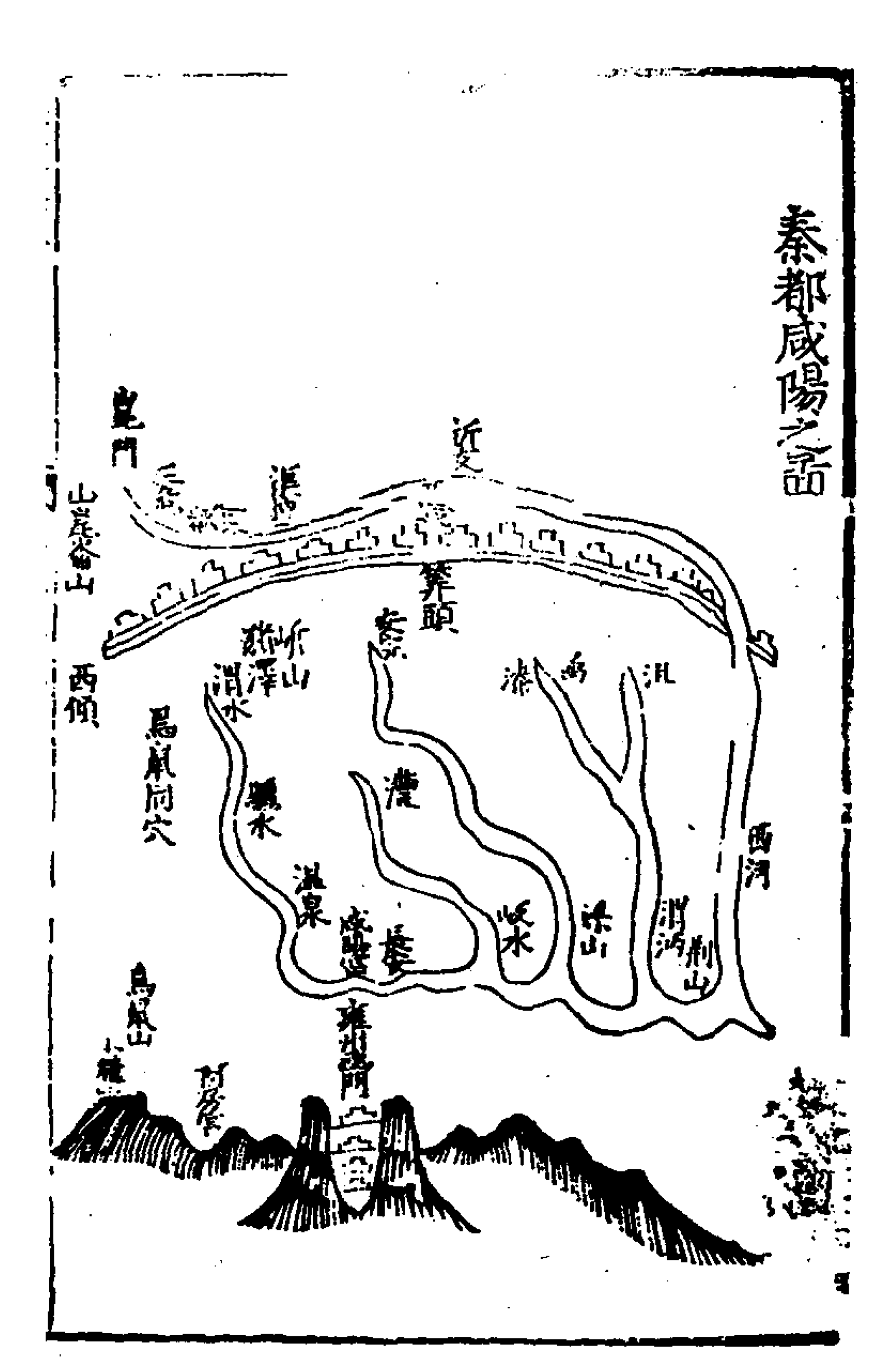
冀州規模大勢



長安之龍起於橫山其山皆是黃石綿亘八百餘里及至
雍州之地涇水出安定在雍州之西自西而南入渭水而
北是爲渭汭渭水出鳥鼠同穴而鳥鼠爲雍州之西山至

涇水所屬之地則爲北惟此依山挾水號爲天府之國然本朝所以未都者以横山未入版圖故都大梁以經營横山横山諸戎所依爲戎夏必爭之地不得不可都聖上與子雟之熟矣大梁亦非久都之地若太原幽燕爲我朝之有則帝王萬世之業若太原幽燕未爲中國則百年以往便當謀遷此横山之地最當亟圖若當遷而未獲法亦當遷大梁皆平地無蔽障須得幽燕則守在幽燕不然則寄門戶於敵國不可居矣

發揮曰幽燕即冀州也後以冀州地分之蓋中原門戶藩籬所在過此則皆千里平洋難於防守本朝中原之禍正以承平日久州郡防禦之備蕩然無有而幽冀又非本朝之物後人無能舉遷都之議者故蕭


秦都咸陽之圖
西傾
鳥鼠同穴
渭水
灃
涇水
西河
荆山
鳥鼠山

右秦都咸陽非長安之正以宮屬渭北渭為飛橋複道以象天闕道而屬阿房如驪山溫泉又長安之支龍也長安之下則有岐梁荊諸山為托灃涇漆沮河水界限為衛以高臨卑百二之固沃壤千里可以儲財此秦所以能并吞六國而至今為天府也

發揮曰咸陽之地龍合之玄格左右前後諸山包護天造地設以為大城郭而謂水浸濺地高而田衆今長安又在咸陽之左乃得其正即咸陽舊基則接龍者也即長安今址則盡龍者也其龍則發於崑崙經回黑水綿洛西河橫山始起祖宗轉縈瀰澤自西而東盡於雍州之地此易所謂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然耳洛邑居天下之中

爲大龍之腹四望寥夷近則能聳居其右取諸遠則上洛在其西大華在其東終南悍物在於北內方則在河南周公所取制天下之中耳猶腹爲人身都會之所也以水而言則洛水自西而經其前纏澗界其東汾水黎水遶其後伊水陳其面如平洋無蔽言之則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如以風水言之則瀍澗伊洛界限分明其迎送護衛不取諸身而取諸外耳但今之洛陽非周之洛邑亦非周居頑民之洛陽居頑民在洛水之陽伊水之地東都洛陽在河南又隔伊水周洛邑最合風水法度后人不敢都者周家封建諸侯東西南北皆我守衛侯國滅而後能及於周故以秦之强而又以無道行之不滅六國周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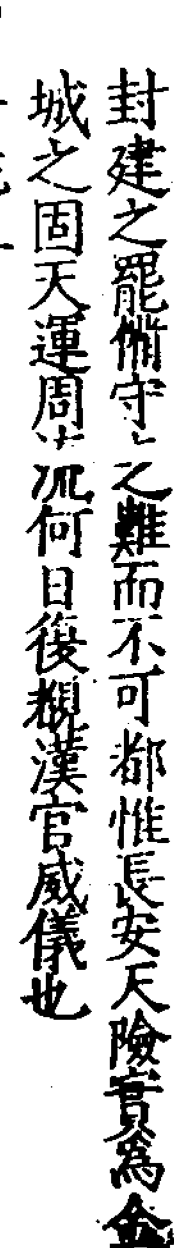
可弁也後世罷封建而致郡縣所守皆須自備故力有不及則難於守故立國於河南有諸水在後而地方之備差完然終不如長安可恃今之西京即周公所卜澗水東瀍水西而果食者亦如可立京畿之地蓋下有太華一臂力量也若重洛邑則又添得西京一臂也然無太華亦非京邑之地

周營洛邑之圖

右周洛邑乃飛龍格勢脚手本自分明迎送却從外假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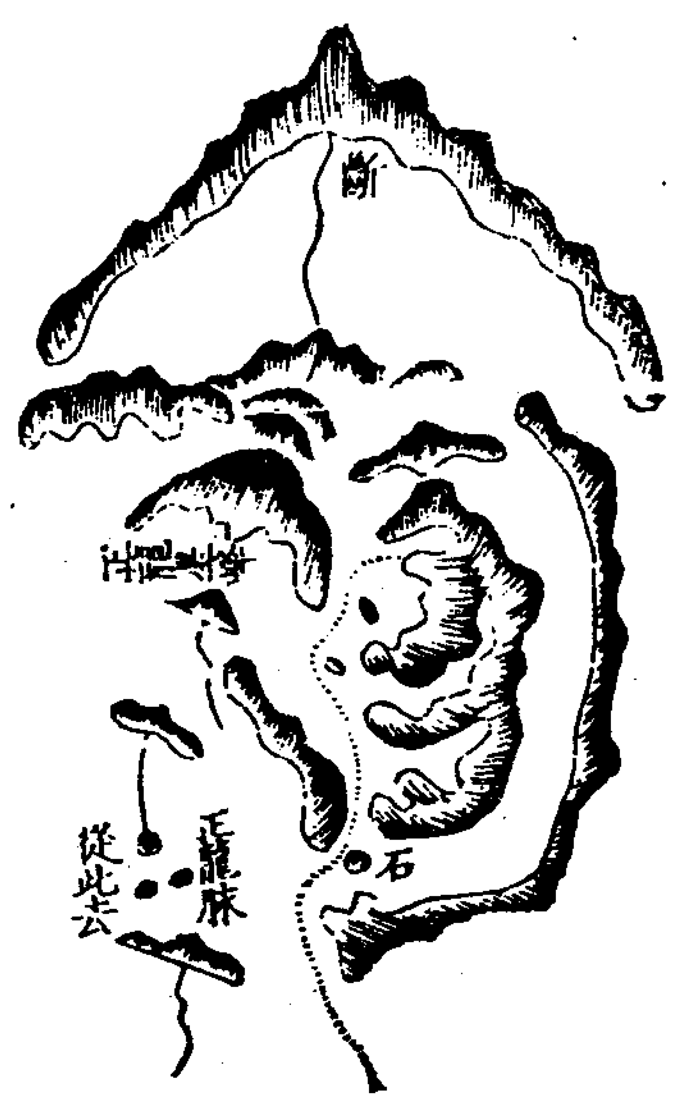
凡大地皆取諸外而不取諸身所謂本身脚手一屈曲縈迴輙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故人不見其爲手脚也况遠外迎送其待見乎以上三者皆神京亦乘知此則他可類推矣

發揮曰凡大地必有關欄其規模愈大則堂局愈濶堂局愈濶則關欄愈遠故冀州關欄乃在碣石長安關欄乃在荊山洛邑關欄乃在太華今人所見何嘗及此蓋知荊山太華等山動占據百千里而手脚支派皆有風水埜地北亦孤然一山之比碣石亦有石山綿亘在海其深無究凡人不能見所可見者山上之石如婁婆之椒者矣以居海楊塵陵谷遷變容有是理此冀以夷狄之迫風水之變河患之溢而不可都洛以



封建之罷備守之難而不可都惟長安天險實為金城之固天運周之況何日復覩漢官威儀也

利州胡計院祖



右利州胡計院祖正龍穿心下斷處分脉以規模堂局好又得正龍獨秀之峰為之應故能官正六院出為五馬其正龍從可知矣

發揮曰按劉氏狙談利州金相公祖墳其龍自分祖受氣處行入十里中間四斷一閃其節脉漏出凡得地三一為胡計院地一為張統領地一為盆知縣地即此龍也然則正龍出為輔相之地宜本身所帶關峽亦可致五馬院轄也但此不可執以為定式大抵積德有厚薄遇地有大小無非遇耳使其明識洞曉愈求愈遠或是在目睫而竟不能見故曰好陰地不如好心地昇心也崔曰今世葬者地初遷時殊不見人言已效之后莫不指效驗之所在信乎其遇也積德

以符造物正大之論也世未有不求而自獲者求而不得造物未與信造物而不求是為自棄要不可不謹也

湯泉龍多巧斷閃山深山多石骨石多黃礬色或有為金星等石閃斷處必有黃只石絲絲引度不然石有黃白相間青紫純白者非黑則外兩下凡見石骨金星黃色光彩燦爛此湯泉之龍也

發揮曰世言溫泉是流黃融結在下故其水沸熱或曰礬石在下故爾此固莫得而辨今予徵驗人尋龍以石色為捷法凡石黃潤及有金星處前去必有湯泉是龍氣旺盛后乎為硫黃之湧沸湯泉是龍氣旺盛不能成穴融為此泉要不必泥為硫黃礬石之類

以黃色石為湯泉龍以是從砿黃中取義然蔡子微之意未必專在此必又有玄妙之旨惜不見其人也

驪山溫泉龍脈圖

黃石脉
山頂
上山
此水出驪山
分脉出驪山
凡一里許
峡山一重高一重
凡五六十里
平田出水
金星

右温泉龍在驪山左脉此等龍氣亦好但不甚作大穿心多是來去龍仍有迎送橈棹閃斷線脉至成泉處山勢高峻稠疊皆黃白石或先有黃泉滴瀝至出泉處却多是平田地寝可爲亭榭甃砌浣浴必然之驗也

發揮曰玉峰寶傳云龍脉旺火星多爆火星長時見則爲湯泉而不成地蓋火星無造化故旺氣無所成就耳觀玉峰之論亦有妙理子微所指尋龍捷法也若人能宗子微之訣參以玉峰之旨失之鮮矣嘗觀好龍石色固不一然過脉處出黃瑩石或黃梅粉石黃金星石鮮見有之切意非温泉無此證驗至於硫黃礬石在下此却難見然實有此理龍脉有五色者大貴白石光瑩者爲上晴頑者雖白亦無足取紫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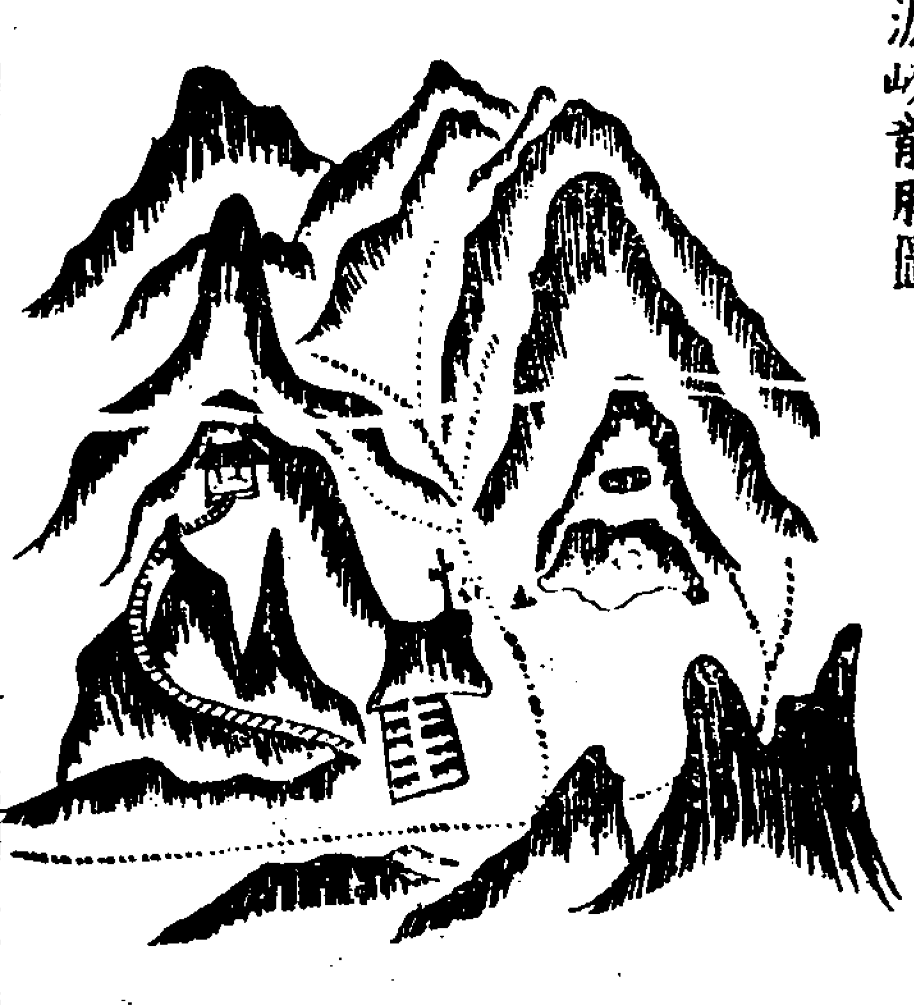
之青又次之皆甚堅而嫩惡堅而頑此辨石觀龍之驗無以易此

孕育蛟龍之龍多塏爽雄勇綿亘不斷不肯退卸變換然愈去愈高愈行愈峻星辰聳秀摩岸入雲草木滋潤陰翳蔽日至入穴處多棧土小深峻不可登巖石怪誕泉溜滴濺前無廣大局面無朝對堂局無交會融結此孕育蛟龍之龍也

發揮曰山出蛟龍在在有之然却有二等其一是中間孕育一旦因雷雨潰山裂石而升天者只是高山深厚去處為人跡所不到之地有之地無堂局無朝曜其二山有湫池龍都其所而不移顯靈耀跡受封立祠為人禍福者亦是高山峰峻然包羅拱護仍有

朝應亦有堂局，堂局面却多逼窄，惟覺神氣脅人，風聲波瀨交會震響而已。予微所言只是指孕出蛟龍之龍，非言蛟龍廟食停湫蟠踞之龍也，不可不察。龍潭亦在在有之，並無蛟龍蟠處顯跡，去處必有道釋宮殿，其次者必有祠廟香火，此又當附香火鍾鼓之龍，不專在蛟龍。詳其一而不及其二，予微之意蓋有在矣。

利州銅源峽龍脉圖



右銅源峽龍此龍自分祖處行四十餘里其間多有秀峰模寫不盡然皆是雙出蜈蚣節無大穿心開障亦於龍節上分支作小小風水却有退卸惟正龍不斷不擷山愈前愈起而壁立無穴此所以爲蛟龍之龍也

發揮曰觀此圖龍是逆水奔上至卒龍穴處亦是逆水生轉高峻之山爲纏護外有朝山兩重亦是逆水但無堂局朝應若山勢坦平可以遷穴亦穀食豐足之地也若求其秀無矣廟山是正龍上分節下爲神廟則變爲水星正龍全是水星無變換穿落是所以止育蛟龍而不爲陰地如此等去處必神氣協人風聲波瀨震響山谷非人迹所常到之處矣王峰寶傳云岩谷陰翳不見

天光峻壁飛瀑蛟龍蟄藏高山險谷石峯陸續上林下木蛟龍孕育群峰護衛一峰獨出上有平地可以立屋香烟所按祭典斯秩此語誠然乎哉

汾州稷山龍脉圖

稷山縣

右釋山龍其龍三十餘里皆高山崇嶺相將到穴特出峻璧石山一重又出三節土山聯屬豐厚自石山以下悉為荒山初發龍處是水星旗山多是荒脊亂行十餘里曲轉復起水星一脉穿落不斷又斜轉陞陂復起高峰無復退卸其山凡六七十重皆人所不可登林木翁鬱虎豹蛇虺之所出沒惟聞泉聲潺潺而不見泉之所在至盡處獨出一山高峻而光淨處或成一坡纖弟不平夷耳若稍可登陟必有無識之人為時師所誤遷葬於此彼蓋泥於水口關峽又是來龍與穴相交亦易於誤人識者尋龍固已中道而止豈復虛費足力哉

發揮曰大抵龍無穿落傳變則無 造化不經退卸則無秀氣況愈出愈高何可留意蓋於穴龍孕育山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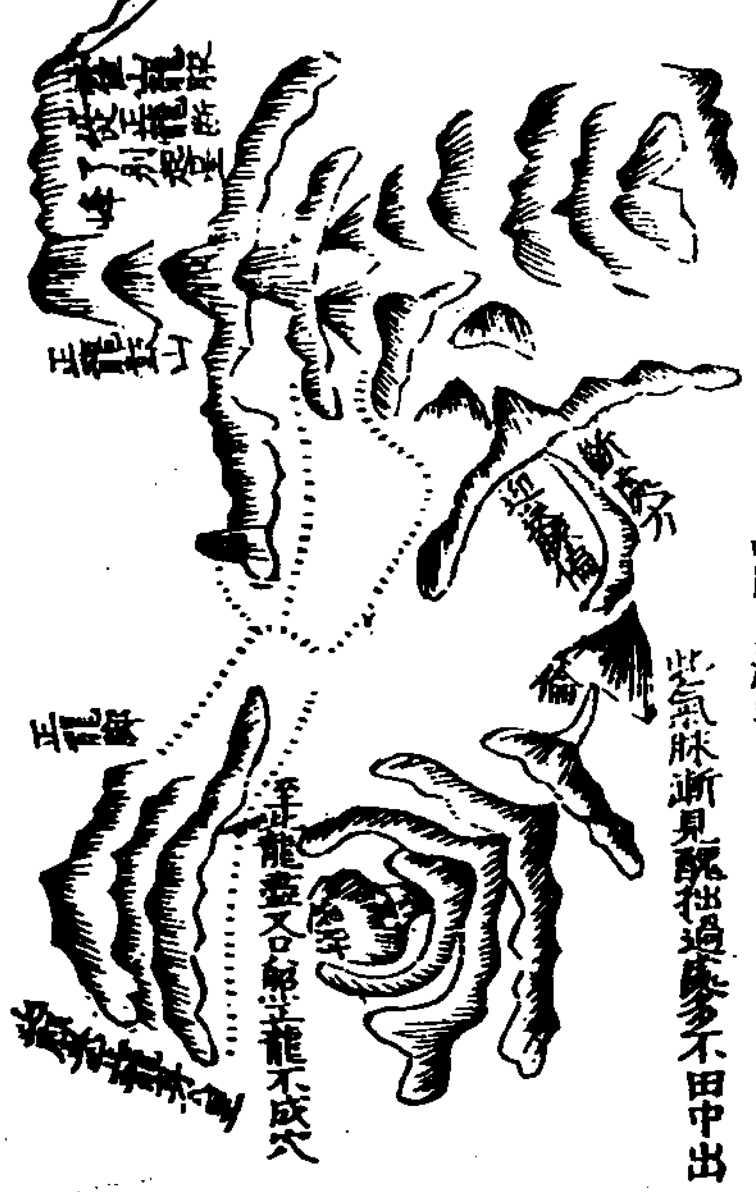
則不藏山不厚則不孕必此等龍而後鍾備神物以
天地造化融結皆厚故能爾耳觀此二圖可槩見矣
假龍有穿心開障有星辰秀麗有棹手脚亦有擺布但
無迎送或蜿蜒四五里或數十里至大盡處乃形拙
穴醜朝應無情有山無水有水無山或山水俱有而不交
會正緣起祖處是為五六里外大龍作應星照過星辰力
量既大不肯止憩休歇故生脚露手變出樓臺殿閣屏幛
鐘釜然其情却不去作穴只是專作照龍星辰故無穴可
遷葬之者吉則不發凶則退敗或興災禍以至狼狽者此
假龍也

發揮曰假龍誤人甚多不如稟性是支龍者猶可撓
棹翅爻之應假龍擺布精神起人眼目與真龍無異

只堂局結果無取故世俗之人止謂氣秀特而時師
又以真龍醜穴之說文之鮮有不為所惑者今予微
圖說指出玄奧以為有手脚撓棹有開障穿心而無
迎送此至妙之論也蓋迎送自與撓棹不同前迎而
後向如反手然後送而前向如推手然此真龍之要
訣也至於龍氣稍大或出秀貴則必有關峽關峽亦
出假穴特不甚長遠耳世人亦鮮識之所謂大龍應
星起星辰作假龍者大龍如州府京畿五府極貴之
地或為帝王陵寢此大龍也此等龍行或一二里或
四五里規模展拓者或在數十里外必有應星照過
龍脉閃斷處或為旗鼓為冠冕為御屛為百萬倉又
有大者為萬馬為軍屯為櫃庫凡此等星辰或一星

占五六里或十數里又有大者七八十里其手脚羅布又不知其幾里也世俗見此不知其爲應星豈不眩惑爲其所誤邪凡龍愈大則應愈遠應愈遠則星愈大蓋不遠則規模窄不大則力量輕此大龍之行如此蓋大龍應星若離五里十數里外起星辰其手脚分布又三五十里者郤有好地但不甚大不可作應龍一例槩之此全在心靈目巧而後能斟酌取用非言可傳也

九龍潭霍山應星山龍脉圖



右霍山假龍其霍山去七八百里將起鼓山對右畔旗山自旗鼓山龍渾止穴尚隔一州三縣自霍山鼓星為應分出穿心開障至雙脉處約一里左鼓轉左面向真龍大盡全不成穴右鼓轉右此即穴也蓋鼓星既應正龍又各行一里許分兩手左行三里即盡右行八里即盡而二股皆復為之正龍作兩處關峽故中間雖有蜂腰鶴膝却無護衛遮蔽凡緊要處鈌迎送不禁檢點又毋起好星辰處不由中脉穿過愈傳愈弱竟成醜穴止可作關峽而不可用遷葬此假龍之别也

發揮曰看地不如看圖圖畫得人檢點病愈易見登山則茫茫綿亘秀峰蒲目方歆羡之不暇豈復更有檢點亦不知檢點在何處此所以千人中無一二人

之警悟也如此一圖得前人批寫沿脚則吾知其龍之假矣歟非子微指出泛然登山秀峰競出常人豈不留情所以穴雖醜朝對不正而遷葬者誤焉然此子微特圖其大略耳或者猶有湮没而不載者矣謹之謹之

保州天柱山旗星出龍脉圖

石

一百八峰小帳

行龍祖在此三峰

大龍脉

右天柱山假龍其天柱山自保州正龍分落四節第五節連排出木火三秀峰出爲正龍照過閃斷處去保州尚百餘里自天柱分脚凡四五里方結喪竟不成穴高峰穿落泒注兩乳而脉從右乳出節節偏過雖有穿心開障不足道也

發揮曰王峰實傳云凡作大龍應星若不與大龍同脉或隔水或隔田別處起祖此星辰雖爲大龍設畢竟是自家祖宗生出子孫縱以位卑力小未免効力於人終是自家着立活計爲子孫地此龍出處必有正穴可以安排若此上就大龍分脉雖起至大星辰終不作地猶一家部屬不可更自立門户只依大者作形勢耳要之此語尤爲造妙子微所論只是指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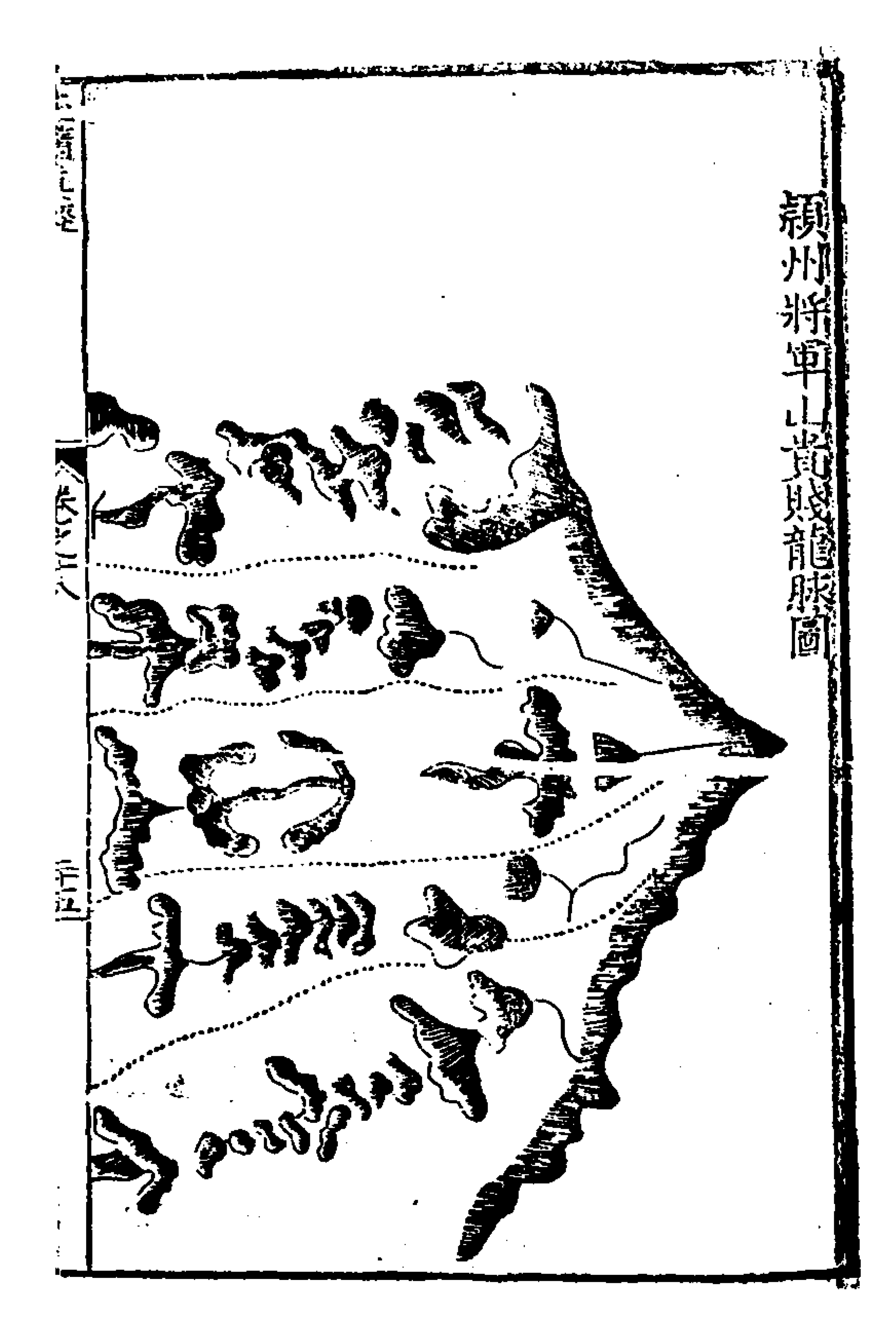
大龍分脉者矣若别起祖宗不與大龍同脉雖爲太龍作應星便都是大龍借我爲應我非專心大龍此即不是假龍之説非子微之所不能及也蓋於此便分眞假豈可同日語哉子微不肯雜入議論處皆是辨别體類甚精蓋有微妙深意不可不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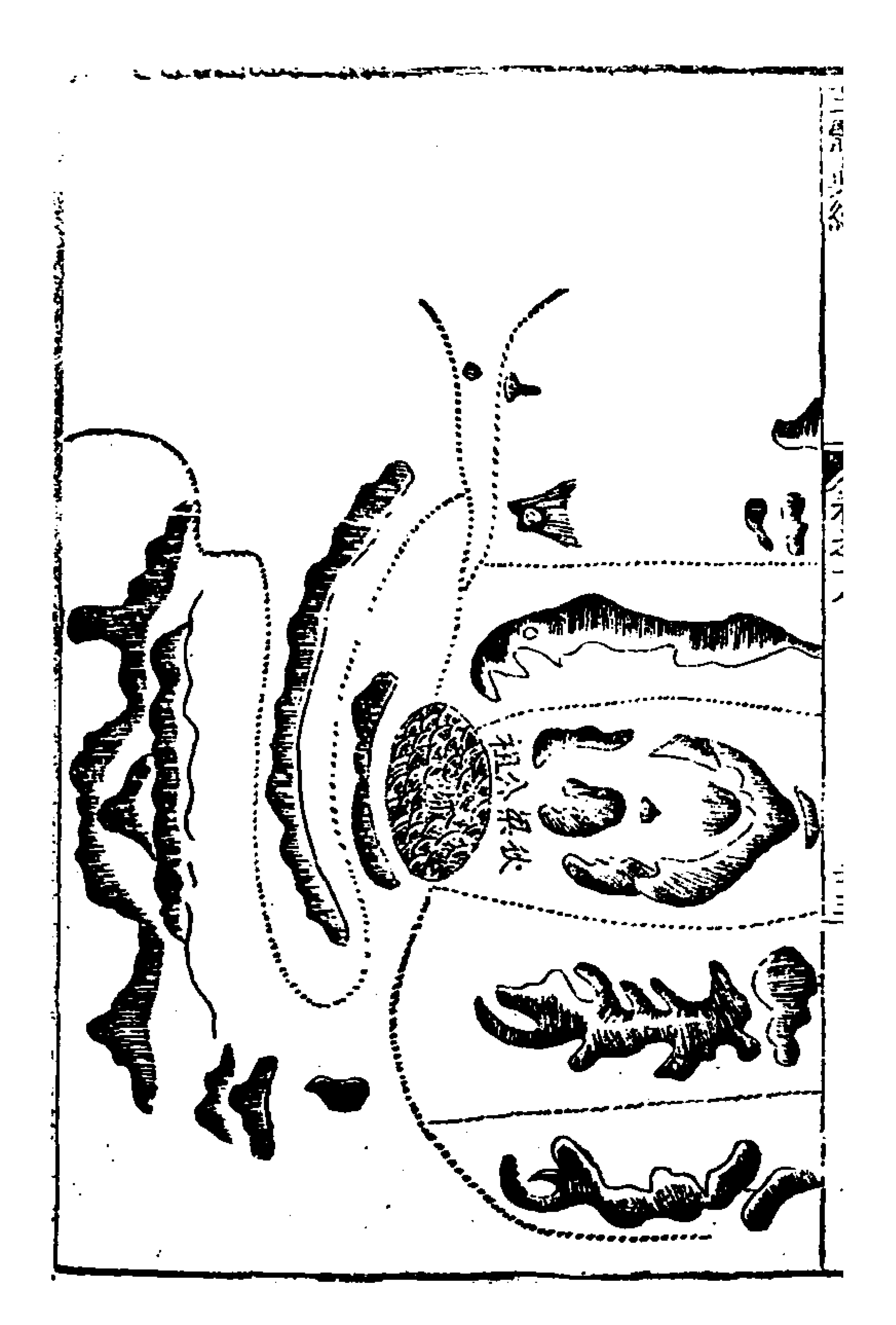
賤龍各有祖宗别受氣脉三條四條奔迸並出貴者居中或别一臂此龍短則與之俱短長則與之俱長然無清秀星辰無穿變造化不過爲貴龍之使從蔽障或上出去爲作欄截門户無穴可安有亦無情皆不中用此賤龍也

發揮曰龍分貴賤都是别龍無所掛聯但有全身是爲别龍作護衛與奴隷一同故名之曰賤龍禪師云青山一樣並頭行貴賤須分兩等名只爲星辰不清

秀但看護衛別無情又云賤龍亦自有中穿脚似蜈
蚣不盡偏惟之迎送不開牌縱饒有穴不端然又云
數龍並出孰爲先長短高低是妙玄衆短要從長處
不覓衆長應說短中遷高下亦須依此訣石山元在土
星邊君今但指朝山看朝應無情定是偏此雖衆家
說話然今之術者亦鮮能遵此宜其誤人

穎州將軍山貴賤龍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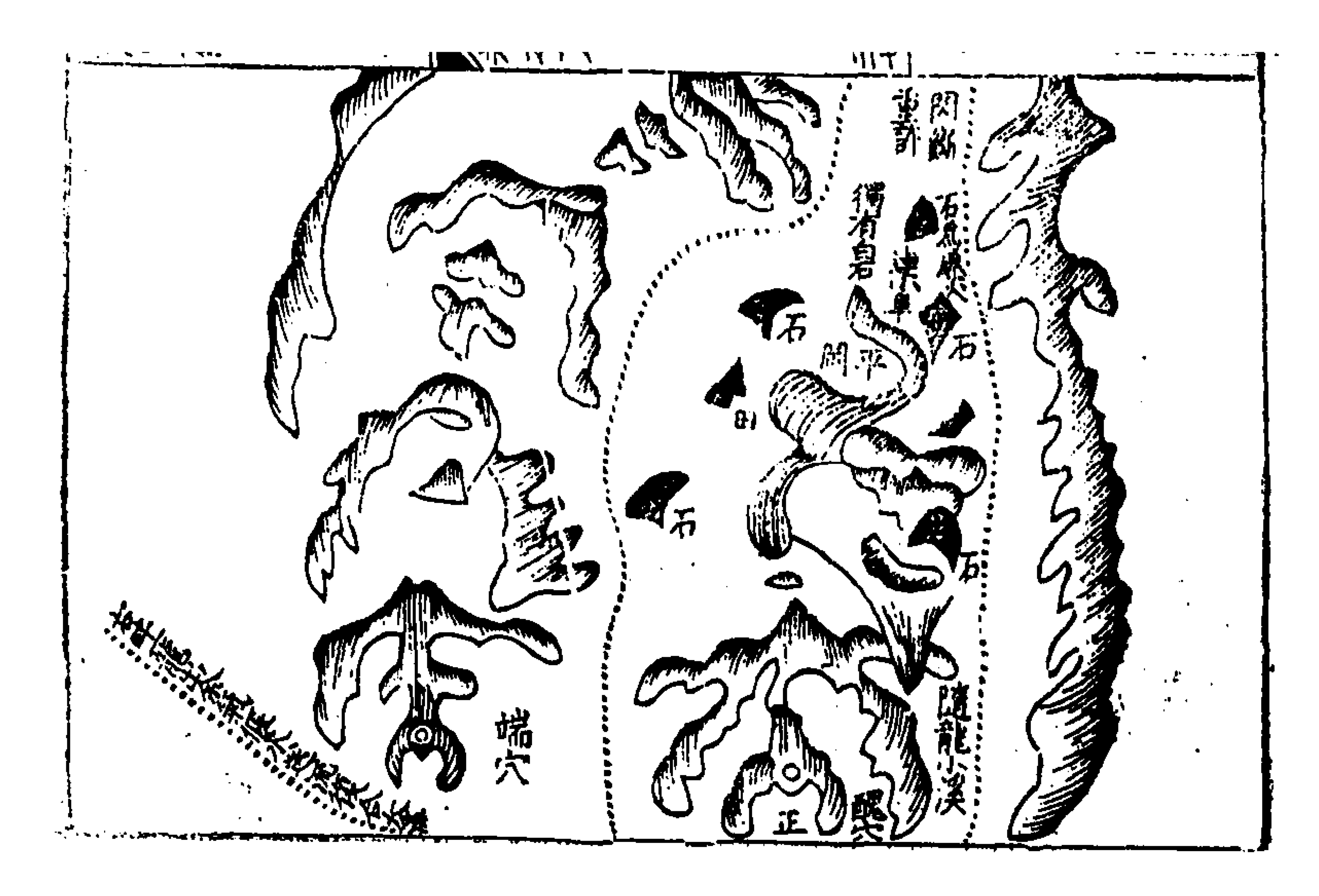
右將軍山龍同祖五龍並出只是委蛇屈曲圖局於術不可模真姑存大略觀其緊要節節便可分別貴賤難於節節具備且如五龍並分雖同此將軍山狄梁公之祖獨居中脉已自不同而貴星秀曜與夫造化穿變皆與衆異衆長而已短衆高而已卑山結水聚衆朝來應集傍龍雖間有穿心亦有關峽者然並而觀之譬言猶相人風骨貴賤大不侔矣

發揮曰有心哉子微乎貴賤龍圖可謂盡教人之術圖說既明白不必更著贅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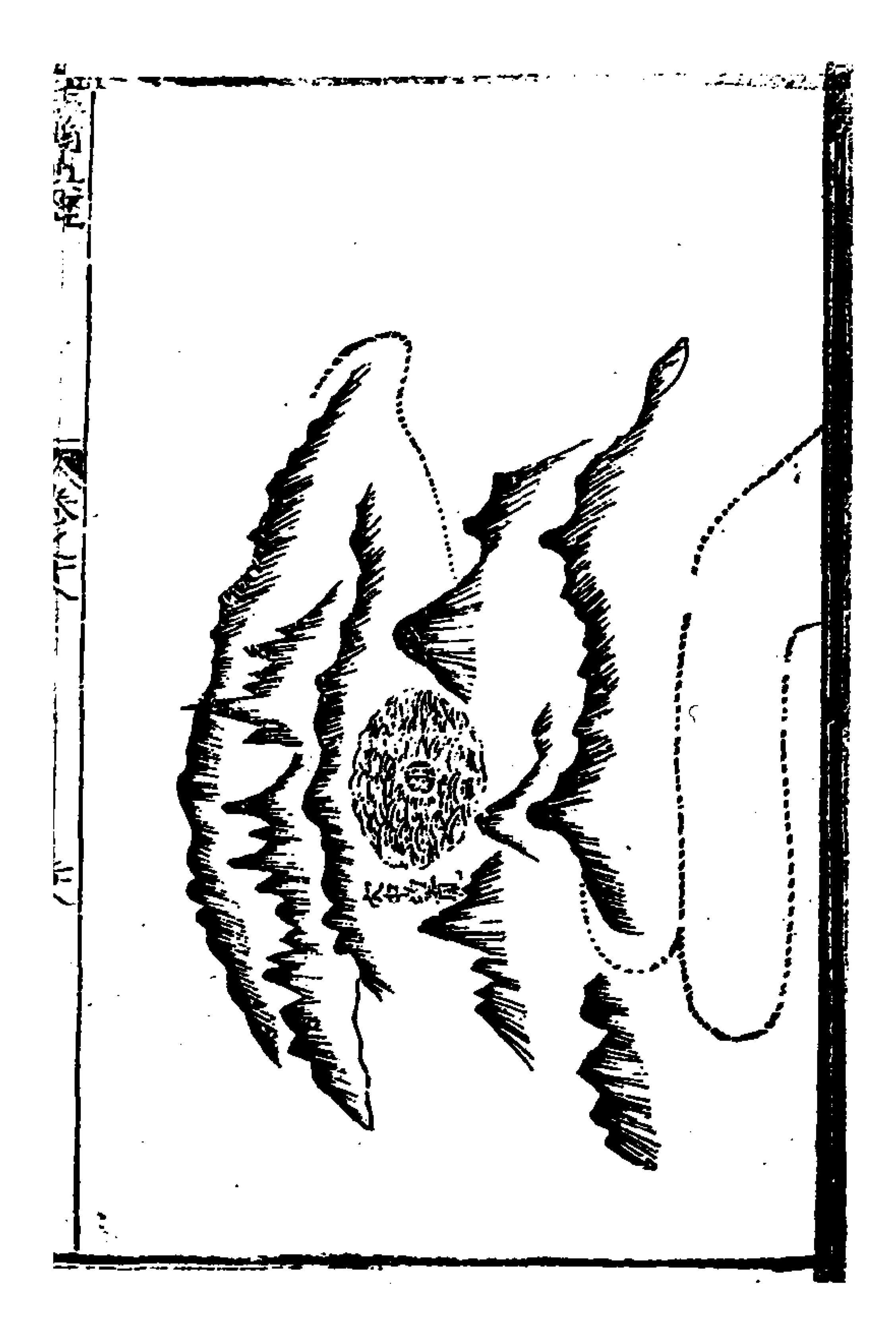
先穴後龍有二說蓋有穴好龍賤此假穴花穴也不可作用有穴醜而龍秀都須窮至分祖處四望星恐是爲別處大龍作照星則氣不來脉不應即假龍之類是也若穴醜龍秀至分祖處乃是特起星辰初非有爲而設則於祖宗以上可更進步檢點十數里見其初無分散支脉去處迢迢遠來一氣不漏而傳變造化又皆應副無尅害死絕則穴雖醜不可棄也當於穴法中詳之

發揮曰子微於貴賤龍先穴後龍二說皆雙出美惡令人觀式而知脉自粗而造精此尤爲捷中之捷覽者宜詳識之

均州王侍制祖眞假龍脉圖



閉斷
石
石
石
石
平
端穴
正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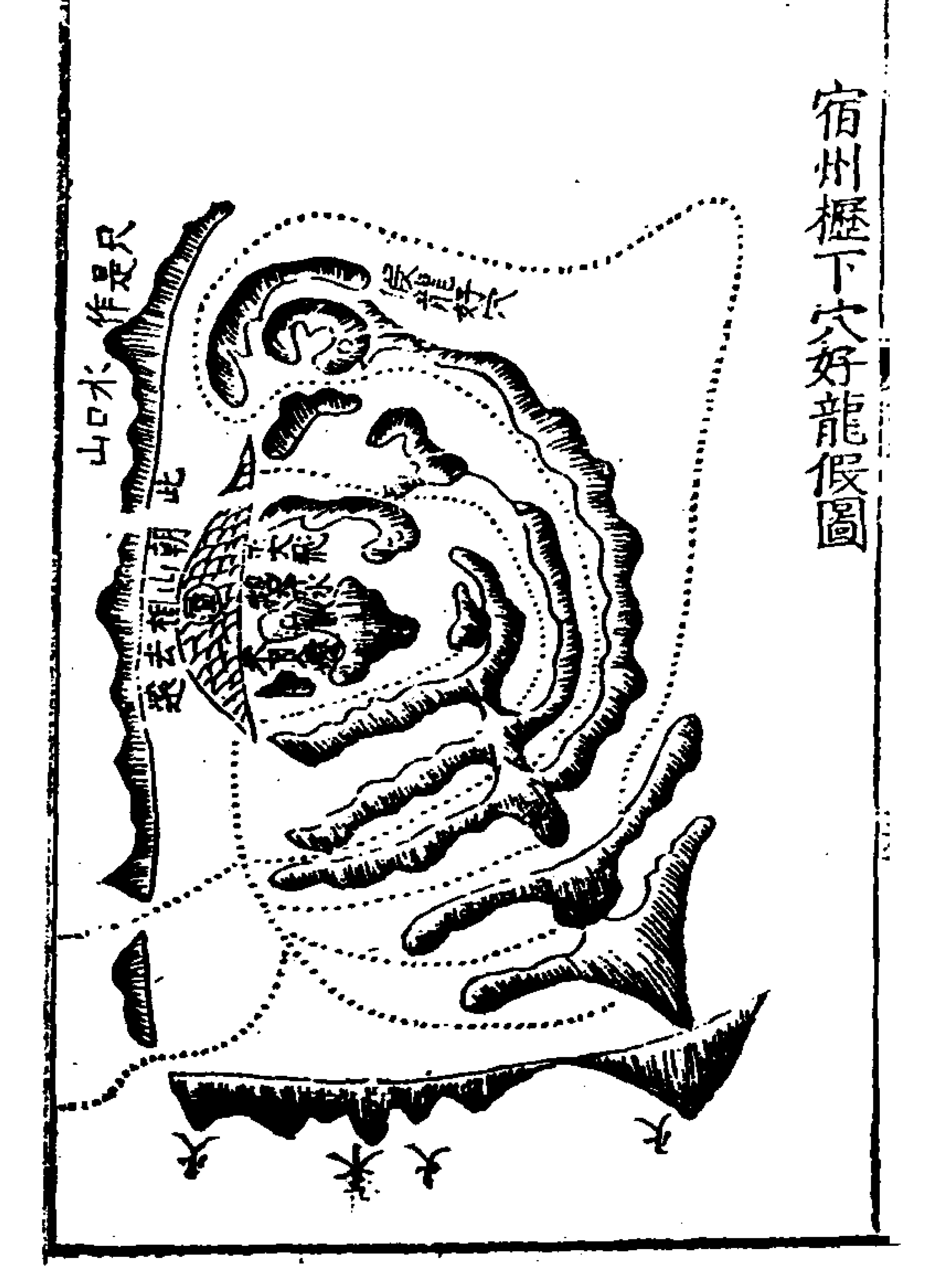


王侍制祖穴醜而龍貴甚右穴端而龍假自分祖特起處一脉落至中間又分三脉左右斷脉皆類然可見中心正脉反閃沒蹤跡約二里許獨見一白石又出平窩始起二小阜隊變平岡之勢而大然后開障出脚傳入正穴及至登穴眼界可觀堂氣何翁失而穴則全不滿人意棄之則脉眞龍秀用之則穴潤水長改斷則形窮勢盡別無他往至於右穴雖端好而止為賊龍此先穴後龍又有此等委折非圓機通達難與執一分論也

發揮曰先穴後龍本為淺學者設乎微於此詳着圖說又恐後人為穴所誤故備言有穴好而龍不眞或為他地設則不可泥穴醜而龍貴秀非為別脉應則又當從龍要之以龍取穴正大之說也先穴後龍權

宜之說也若專以穴為先鮮不誤矣官不過府正為閃斷之處不起星峰於此弱了蓋特起大星辰出龍須有星辰相應結果方好如是平岡龍斷變則不必星峰如是高峰落平洋仍是平洋出穴亦不礙其無星峰今平洋中起峰巒出作穴而過處落而不起所以弱也此或者之論如此

宿州櫪下穴好龍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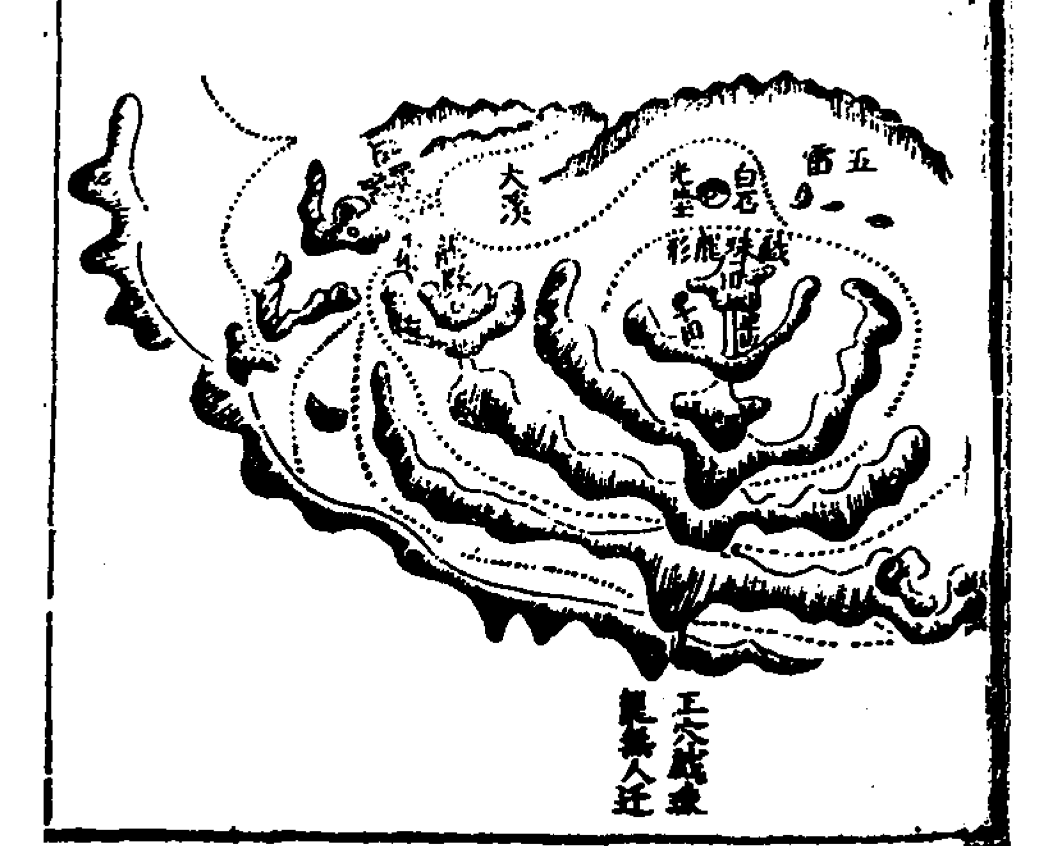


右宿州塸下一穴眞龍正脉傳出乃作怪穴是飛鵝奔水形有人遷之則大富貴人見其醜不可安穴故棄而不顧右脇似穴而非正穴乃在飛鵝頭上然暴露長出若無所包藏此大不然檢點左右而遮護甚次第齊整水前后交會龍更無別去處乃舍而不取水口一穴形格端正亦有朝應山水而大情了間皆頗龍無手脚無造化此為護龍融結水口明矣前朝亦是為作水口而設而人反愛之而遷葬為世人迷謬大抵如此譬猶一婦女貌醜而有淑德閨閫清顯而世以醜棄一婦女美貌而不正又出於微賤世反以美而取識者必為長太息也

發揮曰不悅德而好色世俗之蔽也至於取地亦然惟取悅目而不求根本今圖形於紙又有予微之論

人莫不曰一易見耳胡爲不取及至登山舉目則妍醜變亂主名就迷失乃不如按圖之時也此予徵所以有長太息之語誠然乎哉

卓木山穴好龍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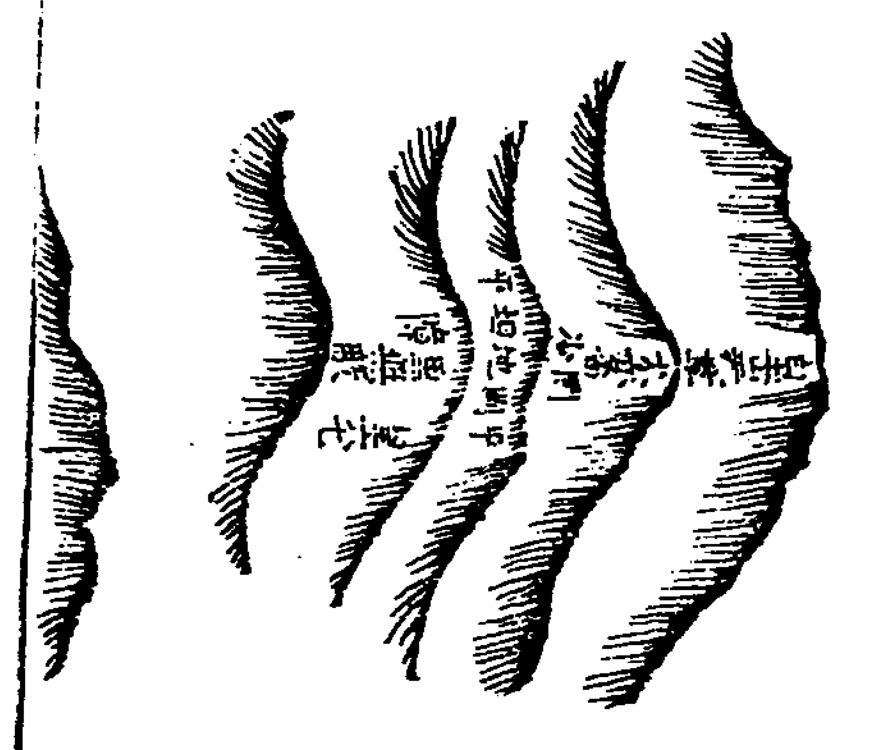
右卓木山龍出數穴惟田中一穴爲正乃伏龍戲珠形而人不顧盼凡所遷葬皆非真穴雖端正可愛其柰無情何有如田中穴重重穿心開障垂線入穴龍形迫真一珠潔白光瑩遠山朝對微茫青綠相映於數十里之外諸水交會情意翕集堂局員整而人忽略未見於目睫間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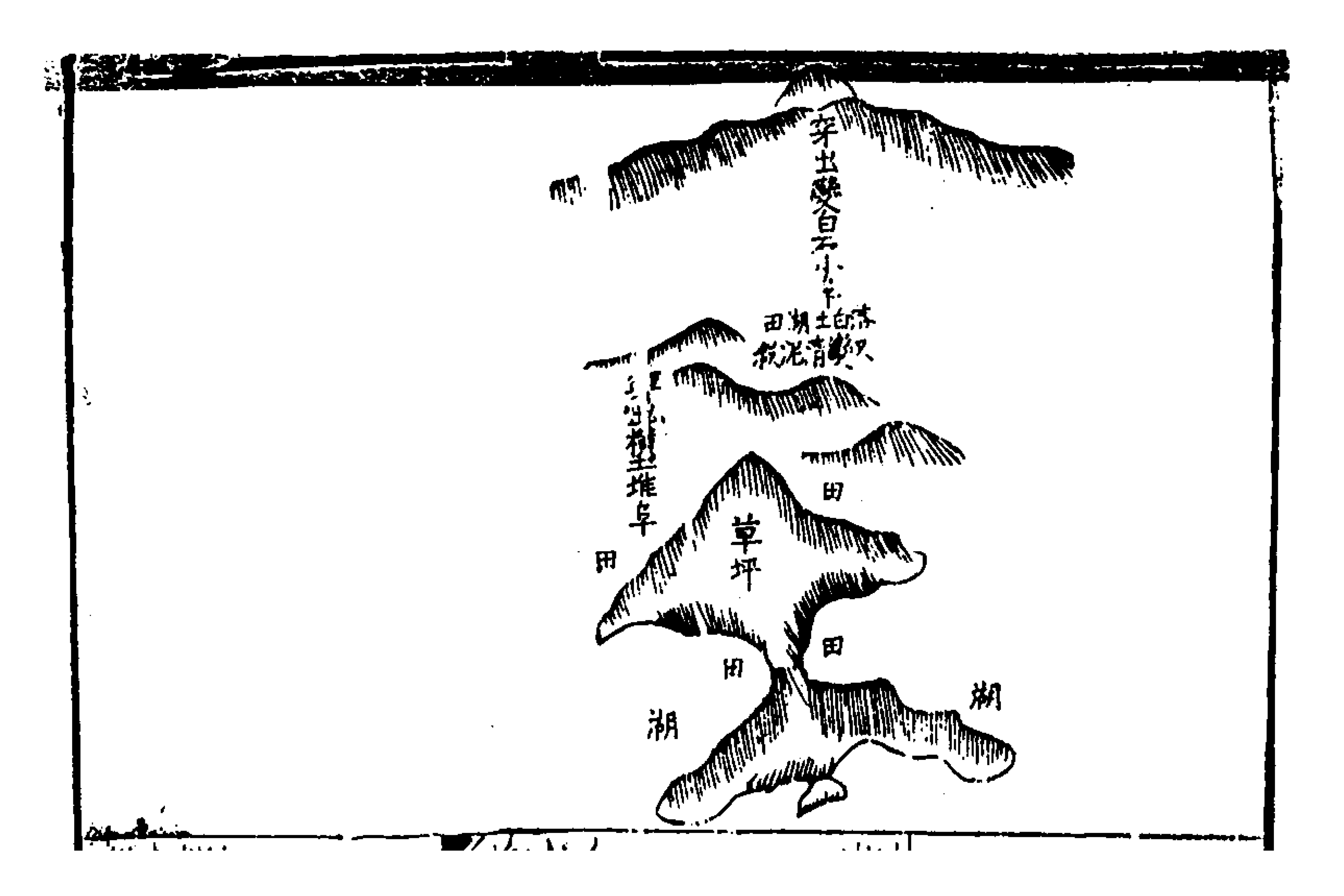
發揮曰予徵既以先穴後龍爲捷法又恐人徒取穴而不相龍又有醜怪形穴只在眼前人棄不顧此却要看龍而後得之大抵山水聚會界限分明堂局齊整處須要着眼或爲平田尤爲奇特但田欲高於衆田若反底於衆田則易於絕嗣不可不察此因觀龍之蔽世俗共有故予徵於此獨加詳而龍出數圖以辨惑可謂無隱乎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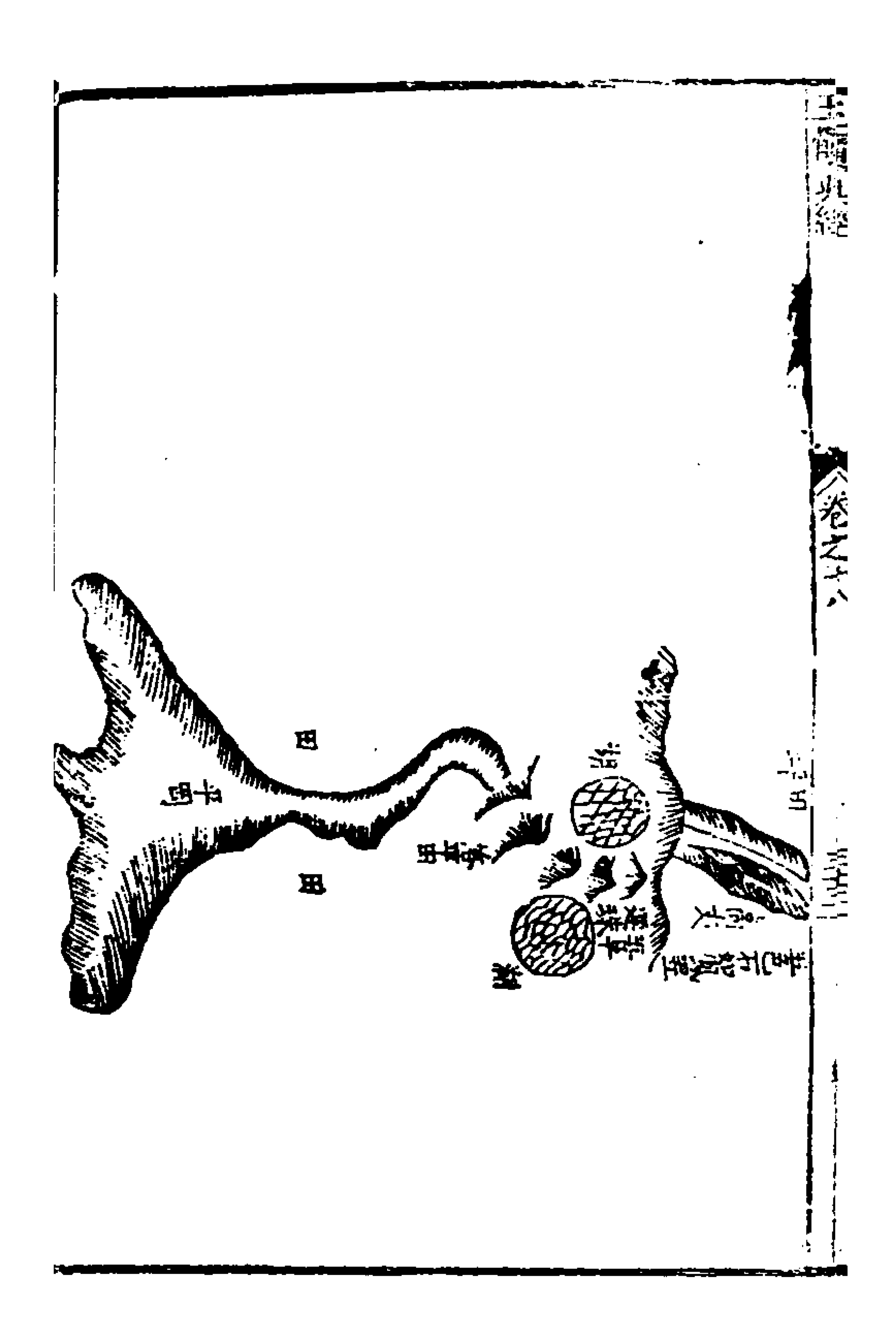
土色辯龍特爲捷法龍有老嫩有退卸有穿變傳換則又不可專以土色論五色以青爲上黃次之赤次之白又次之黑土硫頑純梅無所取世人要白土者以其枯散耳却有二色有枯者有潤者此當於乾枯滋潤疏散稠粘間更加精別凡過龍有星辰穿障但土色不好恐是老龍未經退卸或前云一二假穴氣脉不斷閃辯別去則必退卸變換而後穿落傳變或再變或三四變或五六變愈變愈秀愈[illegible]愈貴或中間土色變換已好前去又復頑黑此是龍氣[illegible]絕又不堪用故土色亦解誤人不可不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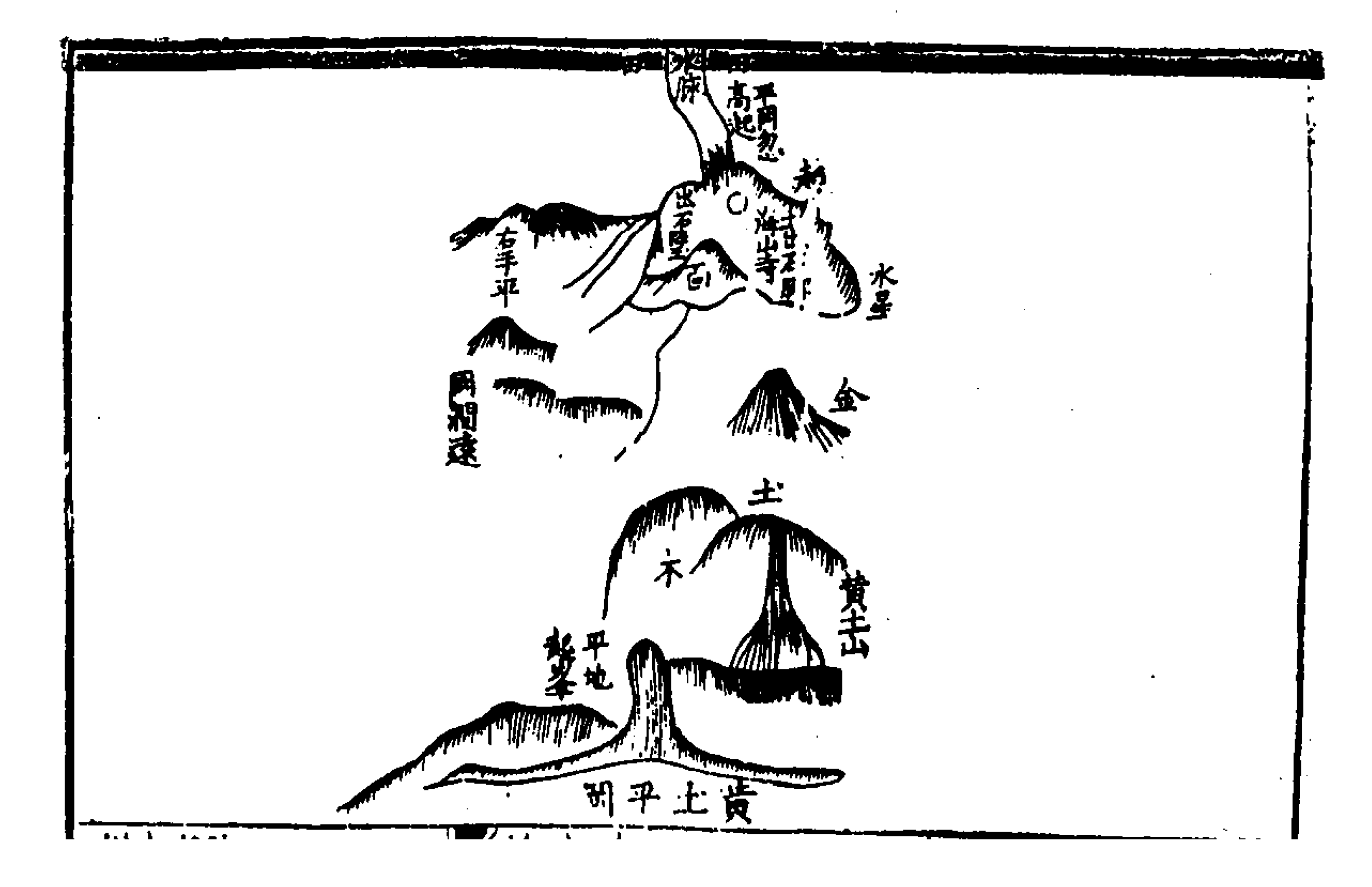
發揮曰予微既以上之數人辦龍又恐人無自撥反爲土色所誤以土色而棄好龍或以土好而無吉穴故又提後如此其爲后人慮可謂深且遠矣

青州沂山龍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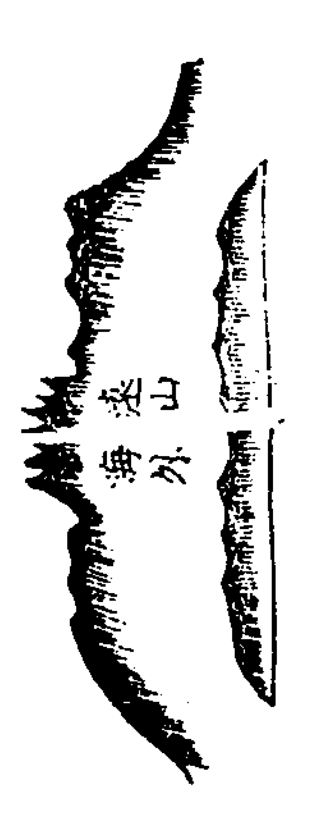

草坪
田
田
田
田
湖
湖





右手平
出石壁
海山寺
水星
金
土
木
黃土山
平地

白石
北垄
白石
高田下田
高田下田
高田下田
高田下田
平岡外背海內
小海外大海
別脉平岡包裹作左右手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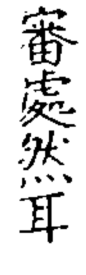
右青州白土龍世俗相傳云齊王墓蓋戰國時有齊王葬此地今不復考究爲何王之墓止以龍氣論之初起水星是白土山無草木傳作白沙岡凡六七里以龍法準之當棄置然自沙以徃穿變白石小阜而兩翼平岡猶是白沙又落湖田爲曠野七八里沒爲青泥之殺其外起三阜皆黃土又落平岡土色皆黃潤焦脉過處兩湖夾出復成小

阜而斷忽於草坪中起五色石板高丈餘形如鳳翅日光照耀文彩璀璨又起五阜屈曲聯珠不成大山而落之玄平岡亦如龍蛇開如撒網再收斂小脉過度忽於左畔叢起高峯土山石脚又出石壁面爲佛宮之基香火盛甚左右轉爲護衛結裹纏遶之外又出金土二星落平地一里許孤特一峯變爲木星不見連屬又落平岡開障既斷又出白石山岸皆有秀峯好巒石色光瑩如白琉璃而極堅扣之則鏗鏗有聲落爲石鵝頂後出平岡爲巨蟹之形方百餘畝一脚動是數畝前瞰大湖就連大小海海外朝山微微隱隱但見青黛之色惟有海湖奇特此眞王侯之地也以余審之蓋田氏之祖故僭王號而傳者因稱爲齊王之墓大抵平洋大地多是龍行地中今以間出石色攷

之則白土白沙之地必有白石骨在下人所不見不然沙地無龍又何取於斯耶以皆凡土色不佳處更宜踏逐恐有伏龍藏脉未易輕弃耶

發揮曰異哉此龍天造地設使眞龍行脉隱伏不見以俟有德有緣者自然遇合耳儻非齊王已葬之地亦未必窮詰至此了徹猶未知況常人乎故揭圖以示人使勿輕去取玉峯寶傳云白沙龍起脚埋跟此是枯龍絕脉源莫費工夫空檢點葬人厭棄絕兒孫此謂白沙地不可取用也明堂外經云白沙揚塵燥如竈灰地脉乾枯龍氣不来而本經亦常論白沙之不可取用審矣如此則皆爲棄地矣故予微因所見而告人以龍法之變有非常格之所可决者使學者

番處然耳



秦雍錦堆山赤土龍脉圖



右錦堆山亦土龍木星落下作赤土山其䏶如珠上止生淺水而踈遠望如錦紅綠相間術家呼爲錦被蓋錢堆此處地名亦曰錦堆山又落一小山員峯亦赤土而無破碎於此閃斷約一里許惟於平地中間出黃石盤大數丈高五六尺而上平可以班坐其色正黃而堅瑩滋潤尋龍者只從直脉捉踪不復照應閃歸去處殊不知造化詭譎若

無奇怪蹤跡則人人皆可直取此造化之奇也正脉斜出開障穿心落爲五六小連珠峯巒纖巧左出火星右出土星此又造化設爐冶鈞軸變化處所穿變木星開障入穴而穴中又藏機倖而正穴乃在右脇此風水之所以難也直龍出脉峯巒亦秀亦有手脚但從閃斷處亦土爲黃石以下兩脉皆換黃土而直出之脉自起高木星穿落金星乃漸變黑梅石至盡處乃是黑梅土不生草木此是龍從假脉奔迸至此氣絕故不能成穴而不可取用遷之者皆退敗死絕此乃土色先好後惡之證其正脉是馮司空祖擧龍穴之法莫明於此二圖也

發揮曰大抵直龍多藏匿蹤跡俗眼難見正穴多諂

晦面貌庸人必差此龍既斷直出者乃非正龍斜䠶

者乃爲眞脈以俗眼觀之似若難見以高識觀之眞龍別有兩小石夾過獨大磐石而已假龍無之眞龍五星連珠貫脈而別挺一峯又奏成三台假龍而又爲之川此眞假之辨照然不同所慮者志於直趨而不尋隱伏之脈則世俗俱有此失非識者不能灼見至於龍窮脈盡乃爲黑惡土石特以龍爲證不思其他矣又如眞龍出於穴有乳乳小正反在右脇誰之信歟是以難也明堂內經云斜巧正拙難見優劣有情於我是爲眞穴當取之朝應有情處耳此定穴之法也今以此穴論之朝水縈揖秀峰疊出適當假穴然以堂局較之則不如第恐登山之際還復迷謬當面蹉過也予欲此圖本爲辨土色設慮世人泥土色爲

捷法又以此失之也

迎送倉庫是論富貴常格非可論大龍若龍有委蛇曲摺者有直趨徑奔者非於迎送倉庫中辨別恐以直而棄之別有一種急龍直出如箭前面必有退落擷卸然后變傳若只見其直便欲棄之則正有好處不及觀矣此予所以為爾曹告也

發揮曰此段論倉庫迎送龍勢急緩徑直委曲情體不同難一槩論也

越州大龍迎送

兩水夾送至迎接虎水回出流外



右趙州龍迎送之格此是中間一節送迎皆是別來之山非出本身此與小龍不同

發揮曰橫縱頓之動二三十里何所考究豈庸俗所
能喻此

徐州大龍倉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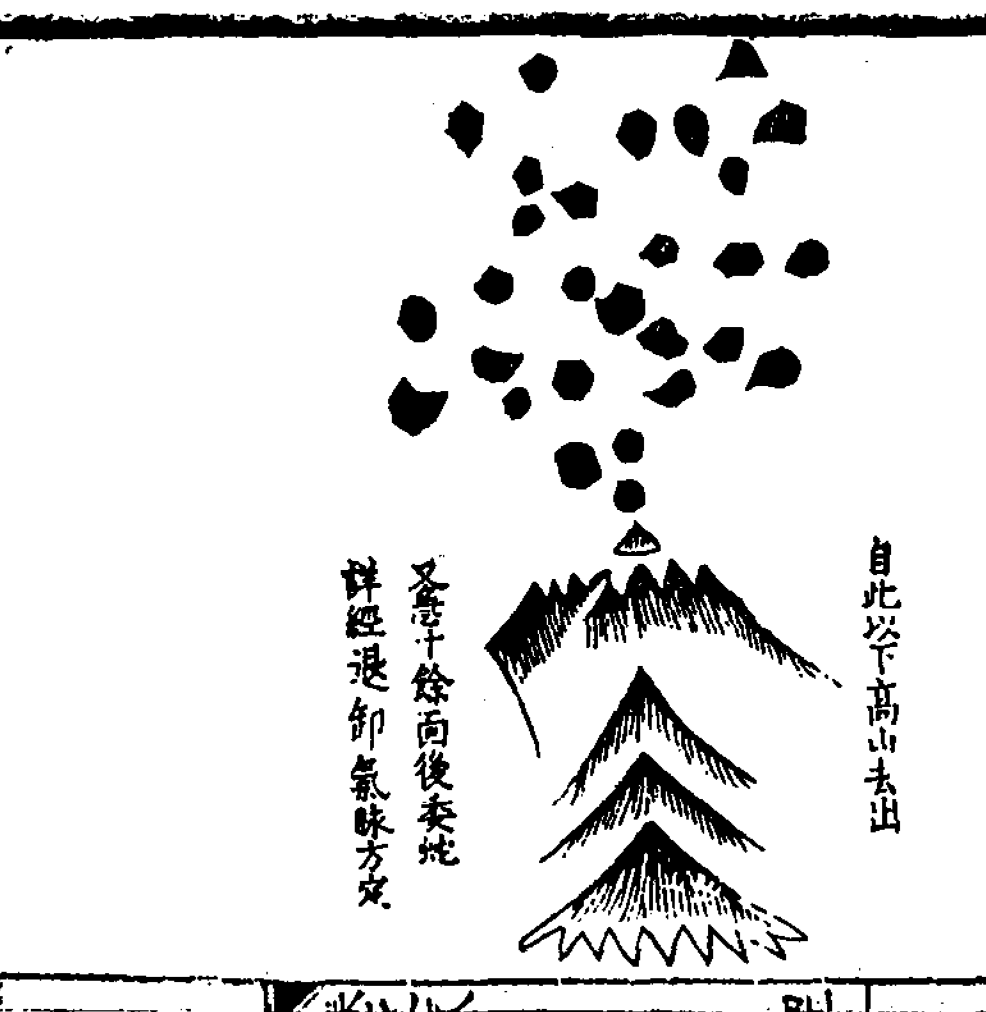
右徐州龍倉庫之格兩水夾龍此一截落曠野平行凡四

十里兩岸三十六峯龍脉推出三十六箇峯而末作隨行倉庫此最奇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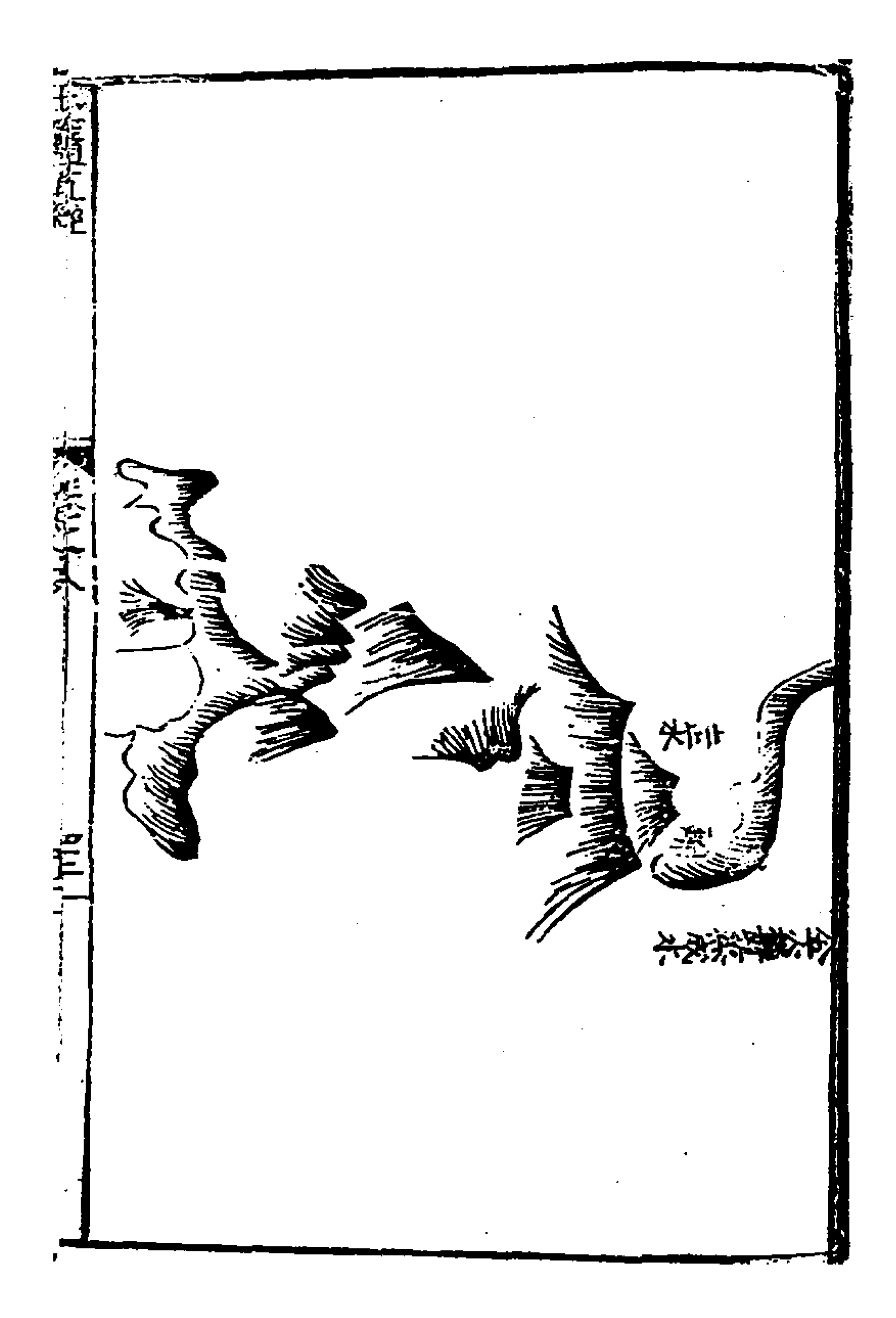
發揮曰大抵大龍迎送倉庫皆非本身自帶所謂如大貴官出入自有部封屬境節次措辦供帳次舍倉庫委積以候其來而貴人不過隨帶騶從而往耳每經過處無有不聚起觀瞻僉集迎送大龍之行無以異此小龍如小官出入凡需用之物莫不自帶又如寓人出入器皿帷帳莫不畢備然皆自己之物不容取於他人然車馬齊整人從偹燁經過未嘗不起觀瞻或有莊佃參覲也此則大小龍之别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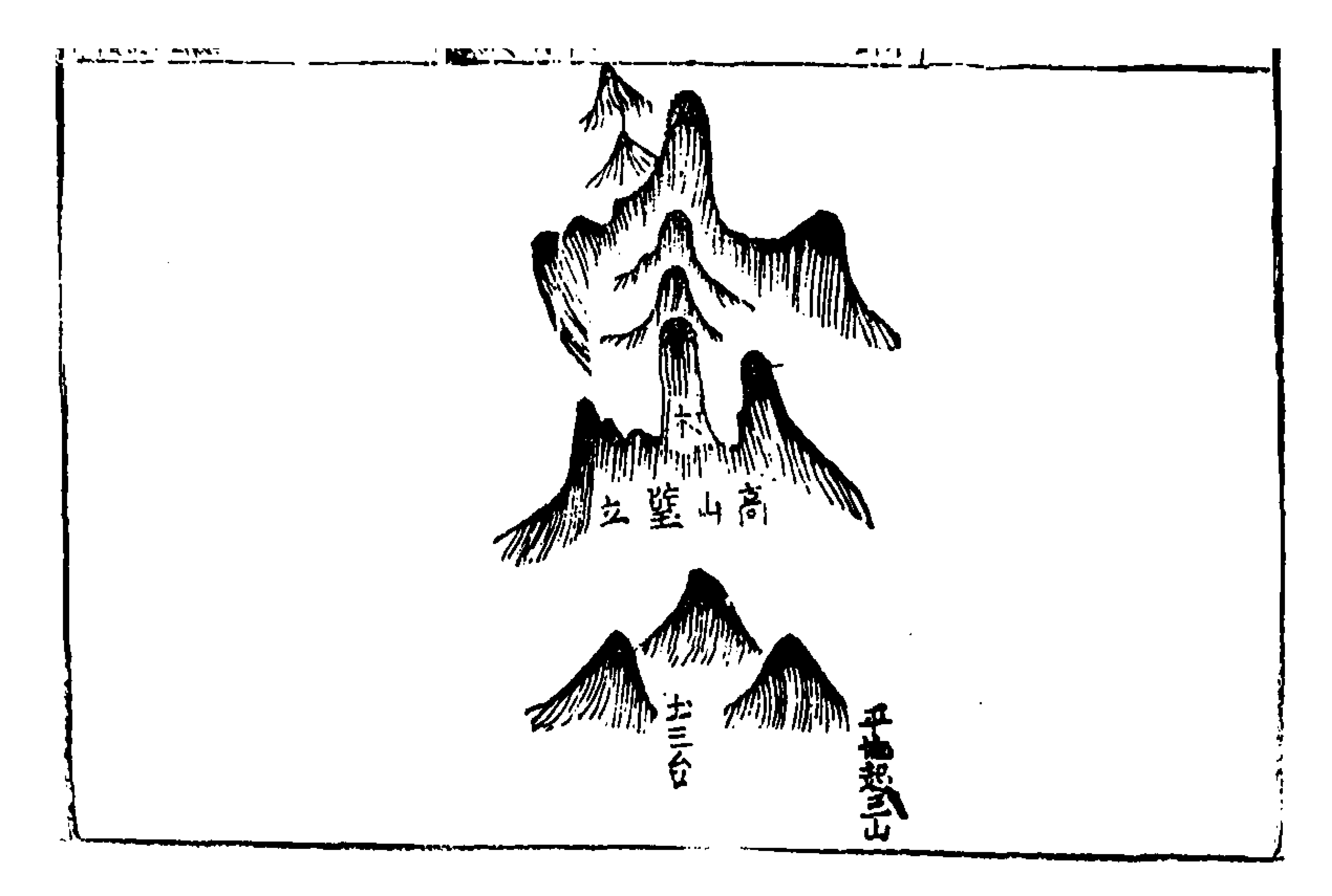
隴西羊相公祖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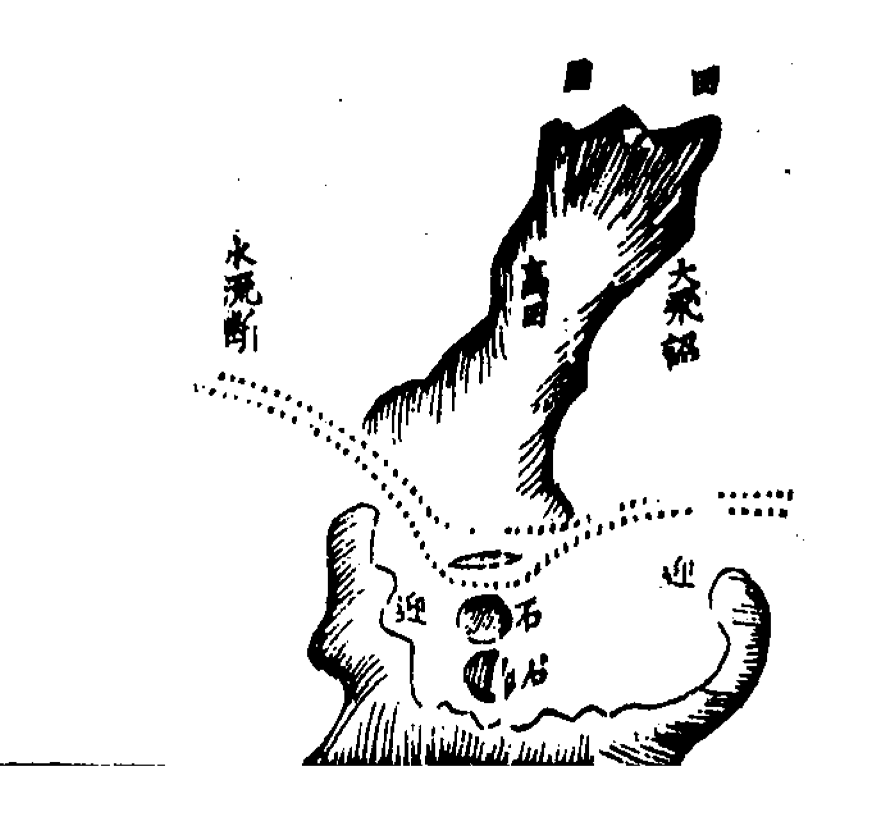
地水平平地出一里餘只有亂
土石堆阜更無分別處


自此以下高山去出
又叠十餘面後委蛇
肆經退卸氣脉方定


皆火星不变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变土星
金
水




木
高山壁立
土三台
平地起三山


石
迎
迎



鐵干號貪無龍

右龍乃急龍退卸方變世傳羊相公祖必晉人也然莫得其詳嘗有葬其地者蛇虺怪異輙出人不敢犯因圖于此以見龍非穿變博換則不足觀此龍最急穴最綿遠退卸迎送皆合法度所惜失其傳不復可論禍福効驗耳

發揮曰此龍起祖宗立父母處雖急然皆火星秀出吾知其非凡龍矣但火星不變故久而后穿落詳緩而成穴亦端莊盡龍氣齊整造化無缺故耳

東蒙直龍圖

右東蒙直龍圖此直龍之吉者也出為好穴自成堂局是

為祖逖之祖但龍氣徑直堂局不曾展拓氣象窄而功名不顯大亦職此之由耳

發揮曰大抵龍不問曲直最要星辰聳秀迎送護衛朝應遮闌無缺則隨力量皆有貴富之驗若直而不活出而無應則無所取材矣以優劣論則直不如曲

洛東直龍圖



平岡一望全無委蛇之勢

石洛東直龍穿落平岡而無委蛇之玄之勢蓋平岡與秀峯不同秀峯直出自有造化其間低昂閃斷便有好處平岡而直如死蛇僵臥其穴有活意所以難成形穴亦不可遷遷則退敗龍氣不直其穴不來故也此直龍吉凶之别

發揮曰此直龍之不吉者也其病在大勢死而不活無穿落變傳造化奴隷之龍也方之前圖相去天淵矣予徵蹤跡遍天下收拾山水置之胸次兼吉凶而有取吉者爲式凶者爲鑒其遺后人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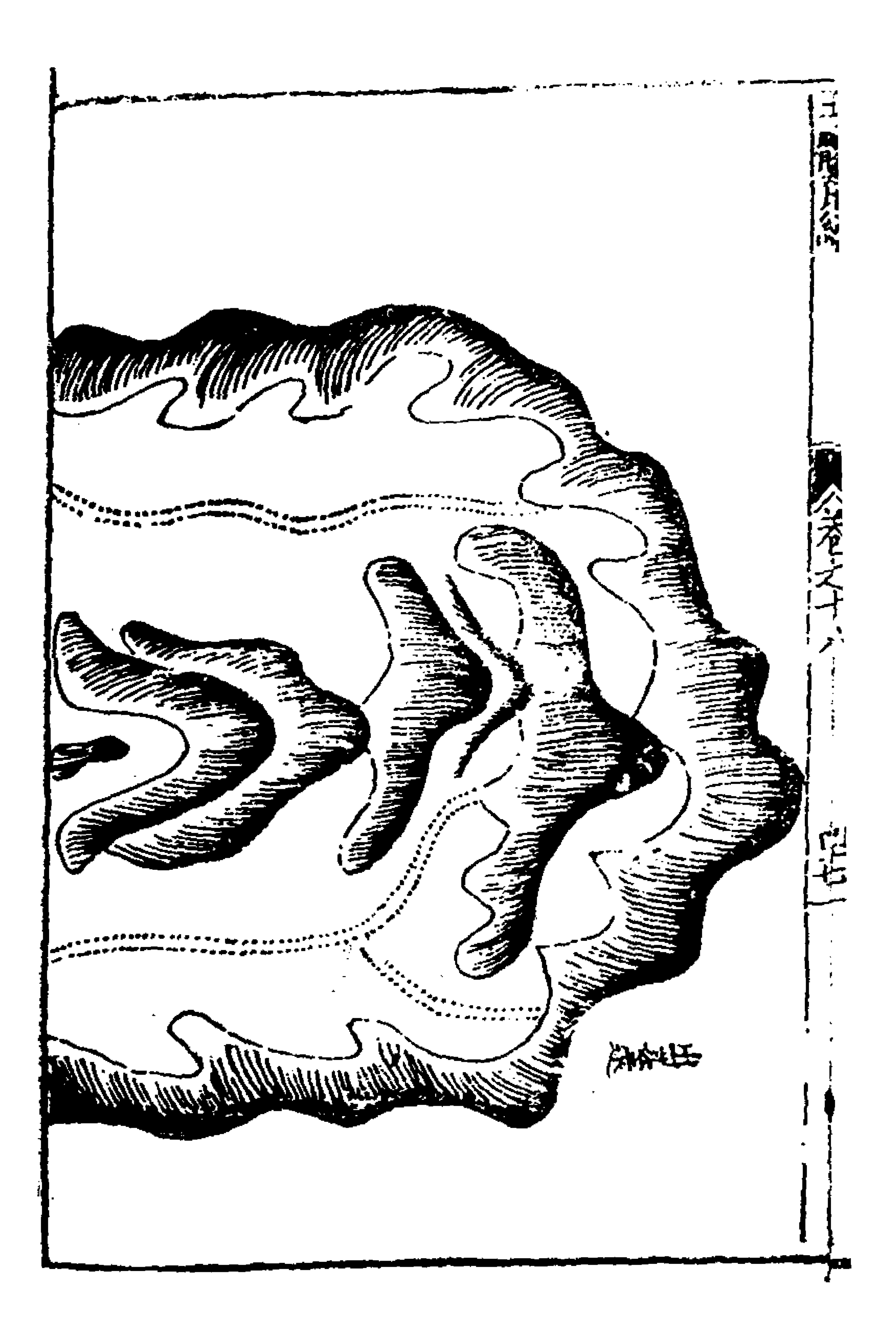
嵳峩龍圖 缺

差峩龍非孕育蛟龍龐大雄勇之比但山勢高大土雖佳泊縣雨急泉流漉淘淪多見碎石土色不潤草木或有或無或踈或焦悴難長乃是土散而不粘故易隨水去氣脉枯澁故耳逢此都不堪取用若已經退卸斷落變傳換出精細方可着眼此差峩之龍多有此蔽不可輕易誤人又有一種龍勢差峩侵天入雲土細石潤草木暢茂望之蔚然而青聳然而秀一起一伏活潑之地為木秀之龍主文章貴顯則不曰差峩當名以星辰名之中間必有華蓋寶蓋天蓋地蓋三台帝座星辰其傳入穴必是肥嫩之穴或作怪形異體令人不識與差峩之龍相去大遠也

發揮曰差峩本是惡龍然都有退卸變換則反成美好故不曰惡龍而曰差峩我慮世人以惡而棄之也蓋

陜西嵯峩龍勢圖

天地間十全貴秀之龍寧能執方以求將有不執之患故教人以短中求長之術





右陜西崒嵂龍余行天下龍勢崒嵂者甚多然若於無退卸不滋潤則無所取材生闊峽者尤多獨陜西之龍行五六里皆能惡惟有落穿然後星稍好不應爾耳因窮其所以果有斷落別生變脫嫩星辰傳座入穴眞富貴雙全之地也人以左右龍虎緩慢如卧二梁無彎環蟠遶之勢故所不取竟未有遷者殊不知數十重之水合為兩溪隨龍而出與前溪交會堂局分明朝應有情關鎖聳秀天造地設不令俗眼識破夫山豈易得哉試圖以示庸術有緣者當自得之也

發揮曰龍雖崒嵂而星辰奇特必非庸濁之龍故識

者必窮其所以斯見造化妙處不然徒以差峩棄之抑亦緣法之遇不遇焉有命焉天也非人也然不可委之以命而歸之於天積德以俟斯可矣

嵯峩不入貪龍名髓下等之龍也然有星辰高聳似嵯峩而非者如此龍欲斷以開障出峰既斷之后變爲木星皆穿心開障名曰梧桐枝可也而人以差峩棄之以見遇知己之難非獨於人如此凡物皆然可勝嘆哉

沮如龍是氣衰脉散如人受病氣不遇而血妄行婦人則爲崩漏冷疾男子則爲痔瘻冷疝而其源皆本於氣衰血滞積年累歲終身不愈而夭年不永因此害生縱僥倖苟延必容貌憔悴肢脉瘦薾不問男女皆不能有子惟覺尪

淹不知死之將至云爾此最無取不必誤人有石壢若濕如牛鼻謹勿用也

發揮曰此等地在在有之而世人不以為怪用者甚多盖視之不見有水以足履之鞋襪皆濕或是石山裏如瓶牛皮不問四時常有濕汗或掘鑿坑坎水即盈滿不鑿則無或春夏泉流秋冬枯涸不長草木如此等色皆同一類不可取用還葬其中落嗿退子孫斷絕亡靈濕淫亦不安此處故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厝而不安子孫豈能獲福耶

鄧州淇湖龍圖



石鄧州沮洳龍上一穴葬後三年家業冷退盡骨肉流亡不知所在盡龍一穴本是富家葬父於此元有税産甚多葬后二十年活計不覺冷退諸房子孫凋零不復生育三十年一家皆絶田産屋宅十無一二皆没于官可畏哉何其誤人以至於此

發揮曰以俗眼觀之有水有山下手緊夾穴道儘可安排只不合山多露骨濕汙沮洳所以無吉而有凶詳觀所圖龍勢亦庸奴下賤絶無精神圖畫尚不足觀即其所而視之從可知矣江右與兩廣露骨山甚多而葬者亦甚衆固未暇發龍而視問詢之本里之人多言是以水濕問其家葬後何如則皆言衰敗或言已無人予徹之説信可驗矣